

續  
珠  
緣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繡  
球  
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 前 言

侯忠義

《繡球緣》，四卷二十九回，不著撰人。蓋為清人的作品。書叙才女黃素娟與朱能的坎坷經歷與愛情故事，以及烈女朱秀霞顯靈復仇之事，屬才子佳人小說，題材並無新意。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元年（一八五二）廣東富桂堂刊小本，無序跋，有圖八幅。牌記橫署「咸豐元年新刻」，題《大明全傳繡球緣》，右欄為「內附欽賜狀元」。其第九回中段有「賽金道：『你四人不用驚慌，有我在此，包管得脫牢籠。』即抽身而出，再鎖房門，自己即上堂去見鐵威。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話說施賽金心生一計，……」之語，疑此回應為一回，全書亦當以三十回為是。

《繡球緣》另有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上海江南書局石印本，題《繪圖烈女驚魂傳》，有江南李節齋序；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上海海左書局石印小本，內封題《繪圖巧冤家》，有序，署「小樓氏書並撰」。

今據廣東富桂堂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二八毫米，寬九十三毫米。



咸豐元年新年刻

內附  
欽賜狀元

大明全傳  
繡球緣

學院前  
富桂堂

明並日  
月威若  
雷霆一  
人元良  
萬邦以  
貞

萬曆皇



位極人

臣志圖

反側終

底滅亡

橫行何

益

鎮國公胡豹



民瘼關  
心危言  
詆逆百  
折不回  
鋤奸是  
力  
何象峰



脅奸行

兇強暴

之極亦

不汝從

喪心何

益

胡雲福



圖色忘  
恩禽犬  
不若終  
至殞軀  
天眼如  
灼

鐵太歲

保  
卷  
系



千金恤  
舊義俠  
可風天  
佑善人  
生受殊  
封  
黃世榮





武勇絕  
倫少遭  
橫釁奮  
志除奸  
公私兩  
盡  
朱能



卷之三

髻年巷

遇欽賜

廷魁決

勝運籌

洵天下

才

黃貫保



第一回 鎮國公回鄉祝壽 玉龍子遇難陳情

第二回 黃員外狹路施恩 鐵國良兒進退無

第三回 見美色雪福行兇 遇強梁秀蘭全

第四回 觸賊官張玉斃命 抗縣令百容奇監

第五回 李撫院受囑沉寃 何知府諭民控部

第六回 念世交千金助費 篤師誼眾徒解囊

第七回 朱教頭病途被劫 鉄太歲黃府醉恩

第八回 愛財奴貪財害主 好色子因色忘恩

第九回 困鉄宅寃逢土霸 俏烈女殉節投溪

第十回 貴保窮途逢俠士 小子憲下展奇才

第十一回

巧相逢中途遇友

傳消息旅店啣仇

第十二回

小書生觴餘遇主

聖天子有意憐才

第十三回

大恩人報說綵樓

奇女子遇籌帷幄

第十四回

獲王孫家詢首相

平倭寇女賽千軍

第十五回

哪咭回國換奸臣

素娟讓功拜義父

第十六回

張太師綵樓擇婿

李建良勸友招婚

第十七回

黃貴保金殿對策

神宗皇御案考才

第十八回

施厚澤敕賜狀元

雪深冤本奏叛逆

第十九回

都察院暗地傳書

鎮國公襄陽造反

第二十回

聞叛臣教場興師

逆良言後堂拒諫

第廿回

獸畜臣弑母囚妻

犁牛子忠君逆父

第廿一回

檄五路兵助胡豹

斬饒將先鋒逞能

第廿二回

唐帥征南風倒燾

胡兵敗北夜劫營

第廿三回

顯神灵飛砂走石

落魄陣折將損兵

第廿四回

請救兵賽全自荐

破惡陣貴保立功

第廿五回

陣前把雲福擒縛

說大義玉龍投降

第廿六回

嫌城門胡豹被捉

敲金銳將士凱還

第廿七回

論軍功衆將封贈

誅奸佞皇姑回朝

第廿八回

賜榮歸恩仇兩尽

封誥贈義烈滿門

第一回

鎮國公回鄉祝壽

玉龍子

詩曰

尙主恩隆位列侯

欺君盡

狼心一劍傷未婦

俠氣千金

活命恩翻戕女命

綵球緣作

他朝遭際風雲日

削接昭冤賦好迷

這首詩爲前朝萬曆年間一事而作其間忠佞淫正

紛乚不一到底罪惡貫滿如太陽一出群陰只伏水

消瓦解閒話休題且說前明萬曆神宗皇帝卽位三

十有二載是時兵戈尽息宇內雍熙君正臣良民安

物阜時維五月朔且群臣賀朔朝罷賜醕酒至三爵

武班中有位大臣離席出班啟奏這位大臣乃湖廣襄陽人氏姓胡名豹字蔚南官封九門提督駙馬都尉鎮國公之職素有不臣之心是日俯伏金階口稱臣豹蒙聖恩深重理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現臣母九十一歲生辰在邇欲告假回鄉與母祝壽懇賜天恩得遂私情神宗皇聞奏龍顏大喜卿家如此孝心朕准告假一年賜卿母龍顏拐杖黃金千兩絲緞千端假滿回朝事奉寡人不得有違九門提督印信暫令唐坤代署胡豹謝恩退朝回府命家人打疊行程與皇姑兒媳起程直望湖廣進發一日已抵襄陽文



武官員迎接入城胡豹辭謝各官回府與皇姑兒媳  
拜見陳氏太夫人獻上龍頭拐杖欽賜各物陳氏大  
喜望闕謝恩胡豹有三子長子雲光二甲進士出身  
現任廣東布政司次子雲彪武探花出身現任廣西  
梧州府總兵三子雲福十惡俱全在家助父爲虐胡  
豹十分容縱公主屢上訓誨不听按下不表預日兩  
公子俱着家人備办禮物回府與祖母祝寿大小文  
武與胡豹相厚者各办礼到賀是日陳氏太夫人頭  
戴鳳冠身穿霞珮拜叩家神祖先駙馬皇始同兒媳  
家人一齊拜寿紛上官員到賀撰列寿酒唱演梨園

數日而罢時有一位英雄乃是胡豹外甥姓唐名玉龍爲打傷人命爲官司所逼反上大雁山獨霸稱王手下有數千喽囉百餘頭自官兵不敢圍拏是日到來拜外祖母壽胡豹引至書房茶罢屏退家人細問賢甥近來何處安身唐玉龍曰愚甥自從打傷人命後逃走出外在伍家庄教習拳棒蒙伍員外十分過愛母舅大人不必掛心胡豹道胡說你我舅甥至親尙講謊話聞得你在大雁山落草爲寇你尙瞞我唐玉龍曰非是愚甥打誰是恐有玷母舅大人清名胡豹當下沉吟不語玉龍見此光景使問母舅大人有

何疑事如此躊躇胡豹曰我有机密大事欲與你酌量恐怕你洩漏王龍曰甥舅至親豈有洩漏之理胡豹大喜說母舅近來見昏君看我不在眼裡屢次想奪我兵權是以舍忿干心久欲招兵買馬待時而動殺却昏君奪却大明江山與賢甥作個裡應外合你意下如何王龍曰母舅既有此心待愚甥招兵買馬時候指麾輔母舅大人爲一統之主便是胡豹大喜曰賢甥如此英雄肯來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倘寨中糧草不敷切莫打家劫舍殘害良民婦女欲成大事當先收買民心你卽可暗暗到爲舅處自有糧草相

助干你你亦不宜久居于此早回山寨爲是說聖携  
同玉龍人內辭別外祖母皇姑胡豹命三子雲福送  
你表兄一程雲福領命二人跨馬四名嘜兵兩個家  
人跟隨雲福公子直送到十里而別玉龍直望大雁  
山進發玉龍回山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黃負外狄路施恩 鐵國良危途遇救

詩曰 陌路相逢便解紛 鐵威當日已蒙恩

緣何不記援生義 逼殺芳容負世君

且說唐玉龍帶着四名嘜水宿風飡在路上非止  
一日直程至到尖峯嶺見峯亦聳翠左右回環樹木

交加濃陰遍野停鞭願盼正在得意忘懷之際不覺  
馬頭一撞把一個醉漢幾乎撞下馬來慌得個醉漢  
雙手把索一抽兩腿把馬一夾大怒何處瞎眼狂徒  
不識迴避家丁與我抓下馬來打死個狗頭一衆家  
丁正欲動手唐玉龍大叫不得無礼某不过貪看山  
景偶然相撞何得如此辱罵復叫家丁打我是何道  
理你是何人如此逞惡那醉漢道殺你狗眼認不得  
新捐資政大夫銖威員外混名銖太歲在此你既無  
心撞我好下馬叩頭陪罪我便饒你不然打死你個  
馱頭激得玉龍三尸神爆五内生烟忙跳下銀鬃馬

舒開英雄手將鉄太歲抓落馬下隨後衆家丁上前  
搶救被四喽囉打得東逃西跪王龍將鉄威他剥去  
衣服綳綁樹上拔出利刀想照胸前一劃那鉄太歲  
大叫救命驚動一位過往客商大叫壯士不可傷他  
性命吾有話說唐王龍回頭把那人一看見他頭戴  
方巾身穿藍紬道袍銀面微鬚約有四旬光景馬後  
跟隨四個家丁一齊前來即忙住手那人馬上拱手  
道請問壯士他與你何冤你要殺他王龍道某因探  
親回到此地貪看山景悞撞他馬他辱罵不了復叫  
家丁打我如此狠惡之人留他必爲民害不如殺了

除却地方大害客官與但何親特來救佢那人道其  
並非與他有親但見人命關天故出日相救望好漢  
恕他鹵莽待我叫他陪罪意下如何倘好漢不肯饒  
恕某囊中有白金三百送交好漢與他贖罪說罢叫  
家人呈上白金三百唐王龍微笑道某生平好打不  
平无義之財素性甚鄙客官請收回罢既承如此諄  
匕某便饒恕可惜便宜了他你看他蓬目豺声久必  
噬人諺云狼子野心不可磨也畜必爲害恐他日恩  
將仇報孤負慈心請問客官高姓大名尊居何處那  
人道某姓黃名昌字世榮家住在交陽城二十里水



月林販賣綾羅爲生因催租過此動問一聲壯士高  
姓尊名探何令親唐玉龍道以君長者故不相瞞某  
姓唐名玉龍伯佔大雁山因過襄陽胡豹拜外祖母  
壽遇此兇人得逢長者竊慰三生黃世榮道不揣錯  
愛敢獻鄙言切思千古綠林終須破滅大王以萬人  
之勇兼係駙馬之甥何不解甲銷兵投誠天子做個  
朝廷桂石唐玉龍道媿也名言不啻晨鐘三撞惠教  
多矣後會有期拱手上馬四名嘜囉跟隨而去黃世  
榮便叫家下將鉄太歲解下與他穿好衣服鉄太歲  
上前施礼叩謝活命之恩世榮便問兄台高姓大名

鉄太歳道某姓鉄名威字国良損資政大夫頗有家  
皆因酒醉悞触匪人蒙兇活命後當耐報寒居不遠  
請至奉茶世榮道賤事羈身不敢叨擾改日拜候各  
拱手上馬而去世榮至家有張氏施氏妾侍安人同  
女兒素娟兒子貴保迎接坐下便問員外催租如何  
世榮道收得三百了環過來收入安人卧房去旁有  
了環遞茶茶罢世榮講出路上救鉄大歳遇唐玉龍  
事細說一番張氏聞得十分歎惜便道員外此舉妄  
心甚慰自古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種落善根他  
日兒孫藉蔭吾兒貴保你須体貼父親慈心日後作

事依他榜樣纔好却說貴保素娟二人素有大才聞  
母親訓誨卽說曰爲兒遵教便是說話未了仆婦摆  
開晚膳夫妻姻弟一齊用膳按下不題且說唐玉龍  
回到山寨吩咐喽囉以後孤單客商不許劫殺山下  
居民不得擄掠來往貨物財帛十取二三倘敢抗違  
一經查出定殺不宥自此寨中人馬與旺官兵不敢  
正覷却說頭目施賽只爲兵戈撩亂全與妹子失散  
不知下落告假回鄉訪尋妹子大王許元拜別下山  
賽全訪尋妹子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見美色雲福行兇

遇強梁秀霞全節

詩曰 多露常嚴敢漬防 何來強暴忍相戕

應憐玉碎花飛處 禍血還愁禍北堂

且說胡雲福送唐玉龍回山後跨馬入城經過朱家  
庄驀見一女娘年裁及笄雖裙布荆飭自具雅淡風  
流那女子見雲福日不轉睛卽逡巡閉門避去雲福  
在馬上神魂稍定叫家人暗誌門首驅馬回府回覆  
父命卽命家人暗上查問前看女娘何姓何名可有  
父兄可曾昏配家人領命不一時打探明白回報公  
子此女娘姓朱名秀霞父親朱百容在城裡做猪肉  
店生理長兄朱能素有大本本年新進蠻官後移文

就武教習拳棒手下教習徒弟百餘父子日夜俱不  
在家只有母馮氏相伴未曾昏配公子聞說大喜卽  
命心腹家人胡成帶白金二百往猪肉店與朱百容  
說親胡成領命至店朱百容在櫃面相迎便問足下  
高姓大名光臨小店有何貴事胡成道在下胡成現  
在駙馬府爲親隨奉三公子之命有事拜求足下你  
就是朱百容叔否百容道不敢在下便是有何鈞  
諭請道其詳胡成道我家公子素仰令媛德比孟光  
貌逾西子意欲納爲偏寵特令小人送聘金二百望  
乞笑納懇賜庚書待小人復命百容當下沉吟便道

公子過愛本當從命奈小女貌鄙不堪箕箒况屬許人不敢如命煩管家善覆公子幸甚幸甚胡成道足下何必飭詞公子稔聞令愛尙未昏配是以着小人說親足下如此推搡豈駙馬少爺不堪匹敵麼百容道不是此說小女寔已許人家斷難從命管家請回在下生意臨門不能久于陪奉恕罪恕罪說罷即起身往肉枱去胡成怒道你如此喬難回去稟知公子怕你大禍臨頭火燃眉睫那時方知今日之錯說罷怒氣冲心不別而去百容見此光景連忙歸家把馮氏母女二人着寔訓誨一番囑他閉戶藏英不可

挨門凭壁恐招強暴之虞致貽多露之羞囑罢即回  
店去且說胡成田麻直把百容却親之事訴明公子  
雲福即時怒氣衝冠說可惡狗木如此才難我看你  
畜後嫁與誰家唔弄得你家散人亡不算公子手段  
胡成道公子不必動氣明日再過朱家庄務必扞他  
女兒回來看他允親不允雲福道你說得是遲日再  
摆布他不覺過了數天是日八月初三乃襄陽縣知  
縣生日這知縣姓雷名象皇乃浙江人氏與雲福乃  
連衿之親是日雲福奉父命帶齊礼物往縣衙恭賀  
縣官淫酒相待留連至夜飲到初更告別大醉上馬



數個家人擁扶而去雲福經過朱家庄猛然觸起連  
忙下馬命家人叩門裡面馮氏聞得忙問是誰家人  
道是胡三公子在縣衙飲醉路經過此酒渴求茶特  
來借飲奉回茶錢馮氏在裡面應道寒舍並無男人  
昏夜之間不便接見請公子過別家罷胡成喝道可  
惡老虔婆公子不過酒渴求茶快不開門如此作難  
少時打点主意雲福見他不開門雙脚一蹬門已離  
拆象家人擁公子而入雲福道酒渴了快取茶來  
馮氏無奈入內捧茶遞進飲罷雲福道你個婦人過  
來公子有場富貴招舉你聞得你令愛十分美貌今

晚陪公下一宵明日納爲偏寵賞你白金三百意下如何馮氏道公子貴人請自珍重書云非礼勿言小女雖屬綠窓賤質以礼自持桑濮之行素所鄙斥且寒家雖然貧賤妾媵之事亦所羞爲公子請勿乱言夜深矣請回府罢雲福怒道你個婦人好不識招舉快叫女兒出来罢馮氏道公子明見女兒親事自有丈夫作主妾是女流安敢擅專請回府罢雲福大怒家丁與我抡他出来胡成等闖入馮氏攔阻不住被他推倒在地大喊清平世界黑夜強抡婦女雲福入怒拔出佩劍一揮鮮血濺噴馮氏死倒在地秀霞

見母親被殺撫尸大慟雲福上前撲抱秀霞把頭向  
石一撞早已玉碎花飛血殷階砌雲福神魂一悚宿  
酒頓醒連忙上馬密囑兩個家人深秘此事回府安  
歇母女被害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觸賊官張玉斃命 抗縣令百容寄監

詩曰 鼓响三夔正坐衙 如狼差役各紛拏

冤門 冤門大啟羅民入 銅氣金光早殺他

却說朱家右隣張玉是晚睡不安席雲福叩門時早  
已披衣竊听始聞絮七繼而嘍罵斯時忿火填胸意  
欲開門與雲福理論自忖權勢不敵只得暫行忍耐

第五卷 第一  
听他如何摆佈續後聞嚎哭會馬蹄疾响數人嘈雜  
而去疑神再听悄然無声不覺心中大疑忍不住啟  
戶查看見朱家門扉大展入内兩屍橫地鮮血濺階  
心中大駭疾呼隣里更保齊集群問何事張玉把朱  
家母女被殺與自己竊听之事陳說一番衆人大驚  
一齊擁入朱家看驗嚇得各人面面相覷張玉曰我  
等在此喧嚷無益急宜報伊父子回來告官相驗爲  
是衆人曰張兄說得是卽命人分頭報知父子朱百  
容父子聞報回四家中一見屋大哭忙問衆人母女  
因何被殺張玉便把夜來竊听之事細說一番堡正

說道分明胡雲福酒後行兇強姦殺命你快些入城  
報官爲是朱能帶泪道我與胡賊誓不兩立父親一  
面報官孩兒直入胡府把他男女尽行殺却伯容道  
我兒不必鹵莽這狗賊府內家丁數百兒去枉送性  
命况雲福父親乃當今姐夫你縱然殺却仇人他必  
然不肯干休不若報明縣官待官怎樣處決然後再  
作計較衆人道此事報官亦大費手自有道捉賊聲  
賊捉奸在床如此無憑無証恐報官不准縱然稟告  
亦是枉然張玉道此事不難待我做個証人拚死拚  
生務必除却這個狗子衆人道既然張兄仗義肯作

証人我等亦須聯名朱翁早也報官等令即守屍爲  
是百容道蒙諸君仗義生死均感諸君請曰張兄留  
伴吾兒望朱能咬牙切齒頓足啼泣衆人勸慰一番  
各自散去伯容拭淚進城到縣衙拏鼓鳴冤知縣雷  
象星聞報坐堂傳訊值日差役把百容帶入百容跪  
下遞上狀詞承案胥吏接狀呈上雷象星細也披覽  
只見寫着

具稟朱百容年五十二歲住城外朱家庄堡正郝  
唐鄉正錢兆黨正倪孚左鄰朱謙右鄰証人張玉  
更夫朱進地保朱福爲恃勢強姦連殺二命儻証

確鑿乞 思檢驗拘兇抵償事切 蟻父子素業屠  
猪日夜在店留妻馮氏女秀霞在家突于本月初  
三夜被權惡胡雲福係鎮國公三子酒後闖門強  
姦不遂刺殺姦妻女二命右僂張玉知証街坊更  
堡炳據禍因前月十五日伊遣惡僕胡成到姦家  
說納小女爲偏姦辭不允遂致用強連斃二命如  
此恃勢行兇無法無天迫得匍叩 台堦伏乞俯  
賜親臨檢驗差拘胡雲福到案依律究辦生死啣  
經沾恩切赴

太爺台前作主施行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稟

雷象星看罢見詞告衿弟胡雲福沉吟一会開声問道你是朱伯容麼蒼道小民就是朱百容縣主問道你妻女被殺是夜你父子在家否伯容道小民父子是夜在店得街鄰奔報方知縣主道你既不在家何以知殺人的是胡雲福蒼道是右鄰張玉親耳所聞確証可憑縣主道兩非目見只信耳聞胆敢扳陷貴人好生大胆且待驗過傷骸再行訊究于是吩咐胥差件作俟候往驗雷象星帶齊胥差件作摆道直往朱家庄而去一到門首早有朱能及快內有各人等



跪接入內擺設公案焚香候候檢驗縣主親眼驗畢  
驗得馮氏係劍傷秀霞係撞死給成屍格分毛不錯  
卽打道回衙吩咐差役帶齊案內有名人等到案審  
訊伯容臨行吩咐朱能殮殮屍骸朱能領命卽買衣  
衾棺木殮殮二屍暫停舍後安靈守孝哭祭一番泣  
思母姐慘遭冤死何日得報深仇又兇手不比平民  
如此重大案情這場官訟又怕勝負難料不表且說  
雷知縣回衙陞堂審訊案內有名人等一齊跪下只  
有胡雲福未拘到案各点名畢百容前經訊過不用  
絮問單向保問道朱家之事你等果的目確見否

衆人道事後張玉叫喊方知縣主道未起事之前百容在家否衆人道起事之日朱百容父子在屠店生理起事之後我等着人叫他回來縣主點頭卽喚差役把衆人帶過獨喚張玉問道証人張玉是你么蒼道小民就是張玉縣主道馮氏母女被殺你果目擊抑或耳聞好寔供來如虛反坐張玉道此事非小民目擊寔是耳聞當胡雲福叩門時小民已竊听了始初以求飲茶爲詞繼而逼奸繼而刺殺一一確听不敢扳証伏望青天勿避權惡拘拏兇手免使馮氏母女含冤縣主道據你說來雲福逼奸是必贖開許久

你家內人及隣佑可有人同聞否張玉道小民孤身  
家內無人卽鄰里亦經小民叫喊方知縣主拍案道  
好大胆刁民自作之事反推卸別人只可瞞騙街隣  
怎瞞騙得本縣卽傳齊百容等衆到案道你妻女被  
殺兇手卽是証人明比張玉串黨入室搶劫被馮氏  
母女知覺叫喊遂逞兇殺命扳証貴人希圖卸罪你  
等鄉堡更隣回去安分營生本縣卽簽差拏獲餘黨  
與張玉一齊結案諭罷衆人叩頭而去縣主隨叫百  
容張玉具遵嚇得百容張玉置辯不迭張玉道小民  
義念填胸拚命作証情知權勢不敵寔望青天誅鋤

城狐社鼠爲死者伸冤豈意反令羊代牛死如謂兇  
手卽是証人諸伸明斷死亦甘心縣主道待木縣斥  
被你的弊端使你心服口啞不知縣主說出甚麼言  
話求且听下冊分解

第五回

李撫院受囑沉冤

何知府論民控部

詩曰

民瘼奚開痛癢心

忍教三命把冤沉

中流堪羨何知府

愧殺掌匕李士林

話說縣主把張玉訐問道你既肯事後作証公堂何  
不先事解紛憐舍救死豈不好過伸冤張玉道情知  
衆寡不敵權勢不登初不意其刺殺姑閉日以待其

終止縣主帶笑道你很口辯據你說在外竊听事至  
刺殺其中吵鬧嚎哭四隣是必共聞不止你一人獨  
聞豈有四鄰聞声不救必待你叫喊然後齊出本縣  
見你是個孤貧無賴之徒串匪入室行劫被馮氏母  
女知覺你恐怕叫喊被獲遂至趕狗入窮迫爲反賊  
竟將他母女殺死希圖卸罪嫁禍權貴是真不動刑  
法你決不肯招罵罷撒籤喝打嚇得百容心慌連忙  
上前抱住泣訴道張玉爲人小民信得無他太爺幸  
勿冤枉還望施恩息怒另捕真兇縣主那里肯听拍  
案喝打衆役喝開百容把張玉推番在地重責四十

打得張玉叫苦連天百容見如此光景連忙叩頭替  
張玉分辯張玉昏過哭道小民拚死拚生公堂作証  
寔望青天拘兇償命使白髮紅顏俯窺地下豈料黨  
惡封冤屠証滅口小民雖死誓必陰噬胡賊殺却奸  
污快息冤魂怨魄縣王大怒喝叫左右夾起衆役把  
張玉夾住張玉昏迷數次百容在旁泪下如雨叩頭  
雪辨縣主搥也不理拍案喝招張玉抵死囔冤罵不  
絕口縣主連忙拍案喝衆役抽繫夾棍張玉抵當不  
住雙手一鬆雙眼一閉昏死在地縣主忙叫鬆夾命  
取水沃噴之不一醒百容見夾死張玉忍不住大聲

道太爺爲朝廷命官不是權門鷹犬理應鋤強扶弱  
保護小民今兇手不追証人夾死雖則下民易虐只  
怕上司難欺百容拚此微軀勢必瀝情上控看太爺  
能作威福否縣主勃然大怒道可惡刁民利口犯上  
本縣先把利害與你看喝命左右掌嘴打得百容口  
血鼻血交流忍痛大罵縣主忙命把他監禁將張玉  
死屍拖出帶怒退堂雷知縣狂斷此案將苦主監禁  
以免他上控究竟心中不安次日卽打道到鎮國公  
胡豹府中拜候胡豹命雲福出迎雷象星進府泰謁  
胡豹胡豹離座答禮兩相坐下雲福旁坐胡豹道賢

令光臨何事雷象星道無事不敢驚擾只爲朱家庄  
朱百容妻馮氏母女被殺一案在本縣衙門控告詞  
連三公子現有狀詞在此請公爺金目胡豹接轉一  
看大怒罵声畜生貪圖美色草菅人命不畏國法应  
雲福即時滿面通紅起身站立雷象星便問果有此  
事否雲福道此小弟不得已之爲伏望衿兄設法調  
停使朱家寢息其事弟當厚報胡豹道賢令開堂訊  
供若何雷象星道象口一薛本縣曾爲公子出脫苦  
王不肯具遵干証死口咬緊無可奈何胡豹道畜生  
死不足惜陶朱公有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畜生雖



然不肯折難令其抵債賢令倘能回轉自有千金相  
謝雷象星道公爺與賢衫不須憂慮卑職已經將証  
人夾死又將苦主押監獨怕朱家親串有人或列要  
津或叅名幕唆他兒子上控頗足憂慮卑職到來正  
爲此故公爺還須打点務根根株爲是胡豹道這個  
不難上而五府六部下而督撫三司本公只寄一封  
書任他有帑千張包管不准賢令如此用心本公從  
此另眼相看今先薄贈後保美陞說罷命雲福入內  
取出千金相謝雷象星推讓一番然後領取卽打恭  
告辭回衙而去胡豹卽修書命家人分頭去京相好

各衙門投遞又往本省布按三司總督撫院各處投  
遞佈置已畢再把雲福申飭一番然後命人打听朱  
家動靜且說朱百容在監幸得這個禁子非比別人  
係兒子朱能的徒弟梁玉一見百容進監卽以師公  
相稱甚好欸待談及張玉枉死之事不勝感嘆正在  
慰藉間忽監門有人呼聲梁玉出看認得係師父朱  
能速忙引入父子相持大哭朱能道賊官附勢屠証  
沉寃使父監押兒昨領張玉屍骸回家殯殮兒欲出  
棺上控未知父親之意如何百容道三命沉寃勢難  
啞忍上控固是但公門規制動輒雷錢兒急往店中

與潘叔父商酌將全盤生理讓埋與他得銀歸家先  
殲三骸次圖上控務要超冤殺賊慰死安生梁玉近  
前荅言曰賢喬梓持論固佳但合省官員皆與胡賊  
相好獨府大老爺持正不阿老師欲雪冤還須過府  
第恐群邪交佈終爲制肘耳百容曰事不宜遲早圖  
爲上兒去罷朱能泣辭曰父親安坐牢中勿生悲戚  
過府准否兒自報知又囑梁玉曰家嚴早晚全叨看  
顧倘有不懌求代解煩梁玉曰兄去勿憂兄父猶吾  
父但願恩星擁護早得伸冤說罷相送出牢而去朱  
能直程到肉店一見潘成下札哭訴前事兼致父命

願將生意與叔父承埋潘成扶起相慰曰不意賢喬  
樁遭此大禍使我心惻賢姪不說愚叔早已籌定說  
聖將全盤數目呈出所有舖底客賬傢伙一一開載  
明白請朱能查驗朱能曰叔父不必如此但我父親  
應得多寡懇求見惠以後生意讓叔父全做便是潘  
成聞說卽取白金二百相贖曰賢姪持此回家使用  
併上覆尊翁說愚叔生意羈身不能到監相候朱能  
泣謝持銀回家浼鄰好相助備買棺衾暫殮三骸浼  
人作狀上府再控且說襄陽府知府乃嶺南人氏姓  
何名象峯有族兄維拍在朝官居兵部象峯賦性骨

日升堂正值朱能擊鼓喝命皂役帶入朱能泣進狀  
詞匍伏在地知府把狀辭細看讀到者奸刺斃鋤証  
封寬等語不勝大駭看畢怒曰斃証而不拘兇訐寬  
而反繫洩在胡家固無國法卽知縣何有上官不加  
申飭功令矣在爾回去殮却傷骸本府務必超寬釋  
寧便是朱能叩頭遵諭而去知府卽行文到縣吊案  
縣主見文大驚卽打道到胡府與胡豹商酌胡豹卽  
修書往巡撫李士林求寢其案李巡撫接書卽委中  
軍傅知府到衙諭曰朱家命案旣經該縣審寔貴府

何復審提知府曰此該縣糊塗命案關天正宜詳慎  
何得縱兇斃証拘留苦主現伊子在卑職衙門控告  
安得不提李巡撫曰該縣折獄素優料無偏斷况胡  
家勢大貴府勿作飛蛾知府曰卑職一入仕途便以  
民瘼爲任其害于民則治之初不計其勢之大小也  
三命沉寃司牧者寧漠視乎該縣附勢鋤良卑職正  
思彈劾胡家自有胡家之勢卑職自守卑職之官察  
寃釋良府縣之責耳縱有禍福其誰敢知李巡撫怒  
曰貴府蹈竒禍以博清名本部院惜汝廉能故委曲  
開諭豈料本強如是殊非曉人本部院受託胡公豈

容滋事卽執筆判牒其辭曰朱家命案該縣所審甚明知府毋庸吊案張玉奸殺卸陷旣經斃杖姑作抵償百容扳害貴人擅告官吏暫行監候牒仰該縣照此施行判畢卽委中軍行縣帶怒退堂知府見此只得打恭辭去知縣接牒方始心安知府回衙歎曰吾今不得爲民伸冤枉作黃堂四品旁有茶人周氏問故知府曰朱家命案被巡撫大人阻護知縣行牌免提眼見民冤不白矣茶人曰何不叫幼兒子上京部控老爺修書兵部伯爺處求他照料則民冤可白矣知府曰汝言亦是卽命家人吩咐差役帶朱能入內

衙問話朱能一到下跪知府諭曰汝家命案被巡撫大人攔沉本府官小力微難與汝亦汝欲雪冤還須到京部控不知汝有此胆力否朱能曰三命沉冤勢難啞忍微大老爺金諭小民亦欲赴京但上有父親還須稟命知府曰汝果列京臨行時可到本衙待本府修書到京與汝照料朱能叩頭曰大老爺恩德死生均感候啟行時再來叩領金函說罷叩頭而去直程到縣牢見父說明案被巡撫攔沉府大老爺吩咐到京部控但費用浩繁何從措办百容思忖片時曰吾有故人住城外水月村姓黃字世榮此人富有家



財源既絕，義吾克到彼央求道達吾意，必有相贈。然  
後回家，爰賣房房湊銀多少，再作道理。况府大老爺  
既有書囑，則費用或可裁減。梁玉在旁相替曰：叔父  
所言甚是。朱兄早探黃君看他所贈多少，再商說罷。  
朱能相辭而去。世榮贈銀多少，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念世交千金助費 驚師誼眾徒解囊

詩曰 勢利相沿，假情結交。強事是虛名。

緣何尚有貽金義 直使千秋慕鮑卿

却說朱能回家思量，此番進京部控使費浩繁，非一  
萬八千不能了事。但如此多金，何從措办。縱然向黃

叔父借貸亦難得如許之多思忖一念不免尚各生徒計較正在籌畫間忽聞剝啄声响傾耳再听門外似有十餘人嘈雜忙啟戶看視原來各門徒到候接人一齊坐下朱能曰衆賢弟光降何事衆徒曰聞師傅慘遭大變徒弟等幾次相候屢遇師傅公出尊堂與令妹些少祿物不能備致徒等十分歉然今薄具贖儀百金畧作芻奠伏惟恕納朱能長歎曰衆位賢弟十分有心愚師寢苦枕干晝夜飲恨豈期大冤未報復累張君屈死杖下興思及此幾不欲生衆徒曰聞前日過府不知府批若何朱能曰府大老爺極是

賢明已經行文吊案可恨巡撫受胡賊賄託行牌知縣沉案免提又將家父發監令人痛恨眼見冤沉海底如此奈何衆徒憤然曰滿城憤也難道束手封冤不若糾合衆兄弟分半劫監救出師公分半人胡家殺却奸賊與令堂令妹报仇師傅意下如何朱能曰不可打劫監軍事同叛逆禍貽九族身作逆民至若却胡殺惡更屬非宜好賊人衆府堅斷難攻擊倘勢頭不利恐致成擒衆徒曰三命沉冤難道束手還須另尋昭雪別出良謀未能曰雪冤還須部控但苦無資安得一萬八千來供使費縱變房棄產不逾數百

亦屬枉然。衆徒奮然曰：「是不難待，我等各出口囊，糾合數千金，來敷使費。」師傅一面打送行李，我等明日送來。說罷，一齊告別。朱能相送出門，各自回去。次早，朱能用過朝膳在家等候。裁過午牌，衆人約齊已到。朱能接入一齊坐下，呈上白金數千。衆人曰：「我等受師傅大恩，愧無以報。今湊備白金五千兩，伏惟恕納，併作贐儀。」願師傅早日雪冤，重相歡聚，不勝幸甚。朱能曰：「承蒙厚惠，愚師十分有愧。此行得蒙超雪，皆衆位所賜。矣。衆人曰：「師傅說話太謙，請問行期。我等好來餞別。」朱能曰：「行期在迤，餞別之事不敢煩勞。蓋耳。」

目昭張事宜秘密恐揚聞胡賊又起風波今天一席話也作陽關三疊曲爾等不勞過送我亦不去辭行但吾去後爾等須守分安業勿任氣生端不負夙昔相處一擄便是愚師受益多矣衆人曰師傅鈞諭我等遵依既恐張揚恕我等不送了朱能曰爾等請回愚師驛出城明日好赴都就道說罷衆人告別朱能叮囑一回各別而去朱能入內收好銀兩鎖戶直往水月村而去却說黃世榮催齊租項正欲命仆買貨進京忽報朱能求見世榮命貴保接入此處朱能拜見世叔便問此位是貴保賢弟否世榮道是也命子

與他見禮他父親與我十分相厚二人見禮畢世榮問道今賢姪到來相探必有貴冗朱能哭拜在地世榮慌忙扶起命坐曰賢姪如此悲淒且渾身縞素莫非尊翁尊堂仙遊否朱能哭曰叔父不消提起愚姪慘遭家禍縱鉄石人聞也碎心便把雲福與知縣事痛述一番現今滿城封寃欲往京部控但需費浩繁措力不足恃奉嚴命拜求叔父望軫念交好解囊贈費爲死者伸寃生者洩忿不勝感激說罷又哭拜在地世榮扶起慰曰賢姪不必如此愚叔自有王張你且寬心坐下既欲上京現在措力盤費多少朱能曰

顏各友幫扶只得白金五千兩世榮曰五千之數儘  
數半矣待愚叔再助你五千方能濟事但一万白金  
不便攜帶待送你黃金三百到京找換亦可抵五千  
有餘說罷入內取出黃金六錠交與朱能朱能叩領  
告辭起行世榮止而囑之曰賢姪你是烈性漢子不  
待愚叔絮囑但此去京都繁華地面路旁花柳切莫  
留心你須体念三命含冤勿一時錯足至緊至緊朱  
能曰叔父不須掛心愚姪大仇在身日夜切齒百凡  
可欲終難亂怀只是愚姪發後監有老父舍有三棺  
諸樣事宜拜求料理倘大冤獲雪言旋再酌世榮曰

賢姪勿憂你家中百九未了總是愚叔成全明日黃  
道吉期你速回整頓早發爲是朱能洒淚叩別次早  
將數千白鏹入城找換黃金一併到監辭父百容一  
見便問借得盤費若何朱能便把各徒仗義世榮父  
子成全一一縷述併說行粧已定卽日發京父親百  
九開懷併求梁玉照料百容與梁玉細切囑一番  
洒淚而別直程到府衙喚把衙通傳知府聞報傳見  
引入內堂跪下便問到來何事朱能曰小民刻日發  
京特來拜辭大老爺知府曰你既赴京待本府修書  
與你卽在案頭磨墨引帚早已把書寫就封固交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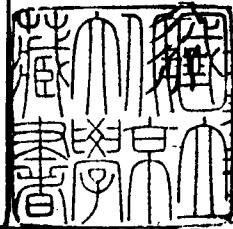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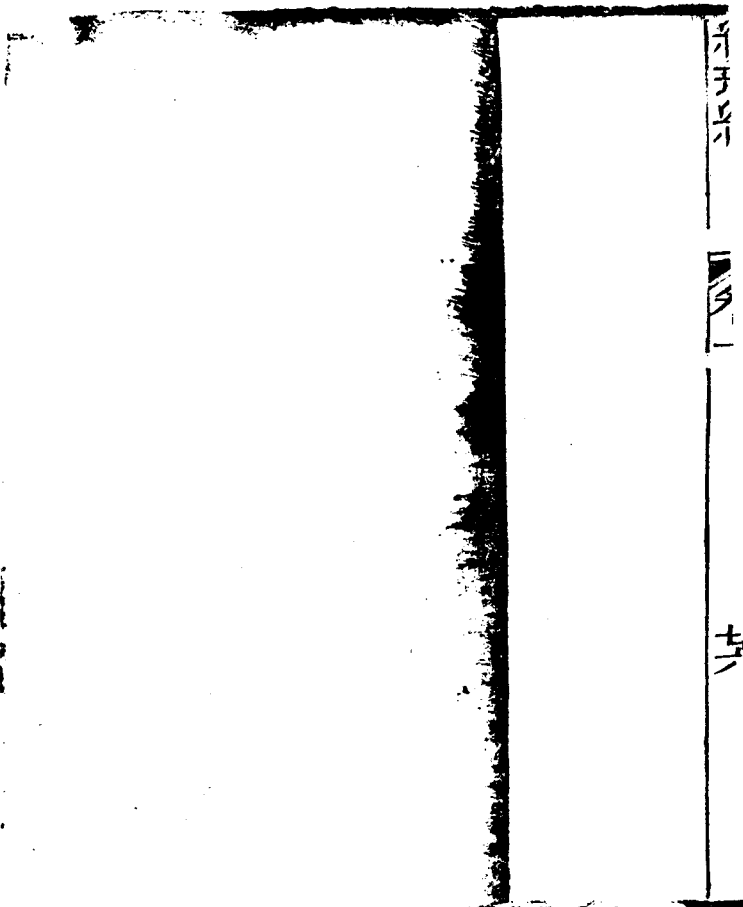
朱能諭曰此書秘藏在身不可遺失你到京可向兵部尚書何維拍大人投遞自有照料你去罢朱能叩謝出衙回家向三棺哭別禱求保護致別親鄰鎖戶直挑行李望京進發不表且說黃世榮自朱能去後心甚不安次日用過朝膳携仆帶白金在身到縣監與百容相見兩下墮淚世榮曰閒別幾時不意吾兄遭此大變微令即到說弟屬在夢中百容曰承兄仗義相助盤費保小兒得達京師倘獲雪冤皆兄恩德矣世榮曰些須使費何足掛齒尋常周急弟多不吝何況事全切齒倘生吝惜如友誼何言次梁玉通進

香茶一仝起接坐下茶罷便請問梁玉姓各梁玉曰在下姓梁各玉賤字伯鴻濫充本縣禁子百容曰此亦義人弟早晚得他周旋不致受苦世榮見說取白金二封一封送交梁玉曰吾兄全叨照顧愧無以報些須不腆聊作茶儀伏惟咲納梁玉遜謝不領百容曰黃兒雅意賢姪收去爲是梁玉固讓不獲後勉強授受世榮隨遞一封與百容曰吾兄留此爲日夕費用後倘不足弟自送來百容固讓曰弟自有費用無勞兄劬前惠小兒十分愧憾今又惠弟愈不敢當請收回世榮曰些須芹意無勞固執愚意已定收下

爲是百容見說只得收下談及訟事不勝握腕說到  
三棺未葬餒魄含冤不覺潛匕淚下世榮奮然曰吾  
兄勿戚待明日將三棺附土樹立墳塋使怨魄冤魂  
得所栖息了吾兄心願何如百容拭淚致謝復相與  
痛說一番沈瀾而別世榮到朱家見門鑰重扃忙浼  
鄰佑啟鑰而入見棺厝塵封纒帳烟寂不勝慨歎卽  
爲其營兆卜托擇吉安葬奠祭一番按下不表却說  
朱能上京告部狀不知如何且听下回

綉球緣卷之一終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第七回 朱教頭病途被劫

鐵太歲

詩曰 躑躅征途苦

風寒透

黃金失曠野

孤客泣

且說朱能直挑行李出了襄陽城一路透遲不勝躑躅之苦歷三洲望九疑見烟水澄清白雲蕩漾行遊之際觸緒紛來不禁思鄉撩人倍增悵悼意起三窵未雪餒魄淒其囹圄風寒嚴椿受累不查泪濺虎目永沃雄心傷感之餘復加勞頓漸竟雄食日減神思不寧加以秋飈砭肌山嵐撲面毒障攻心目眩頭暈行李沉重在路上捱一步抖一步欲尋歇店不期四

望荒山並無村舍日將西墜只得揀松陰樹下鋪開  
被席暫憩一宵身中困倦不甞睡熟却說本處飢民  
作亂賊盜太多忽有賊人數個看見朱能單身睡熟  
將他行李銀兩盡盜去了朱能睡醒不見行李銀兩  
斯時憤火愈煎呆立片時忍不住英雄目扑下淚來  
想到大冤未雪盤費一空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憤哭  
一合頭愈暈体愈重想到極處大哭一場不甞昏倒  
在地曠野人稀縱有過者皆疑其爲死道有山東歷  
城縣劉家村劉承恩開店爲業帶了二仆經述一見  
忙命家人看視見他面黃銷瘦兩眶淚垂喚叫不醒

試一撫摩，心頭尚煖，承恩見此光景，知他是病虛昏。  
憤卽命兩家人掖起輪，送更背匕到店中，叫家人急  
煮稀粥，一面把蠟丸羌湯灌救。一会扶置床上，將棉  
被蓋過頭，足渾身兜緊，不令透風。俄頃藥氣流行，腹  
中作响，歎氣一声，朱能已醒。睜目一看，見身卧床上，  
四圍被褥，心中大疑，縱自外看見床下坐一老者，旁  
侍兩個家人，心忽豁然，意欲起身，無奈頭重，休虛掙  
扎，不得忙止之。曰：客官你病体虛勞，不宜妄動，還須  
靜卧。俄報粥熟，卽命家人遞進稀粥，朱能強起，啜許  
精神，畧爽起立，拜謝承恩，扶而止之，坐下各道鄉貫。

名姓承恩曰朱兄貴籍襄陽因何隻身帶病到此朱  
能見問不禁潛下淚下把從前事粗述一番復哽咽  
而言曰小子在家爲權惡所害出外爲流賊所欺氣  
憤荒郊得蒙救濟再造之德永鏤胸膺但恨黃金失  
散進退維艱三命沉冤一人受苦孤負了伏羲的知  
交空盼了捐金的父執雪仇何日旋舍何年說罷不  
禁歛歔承恩慰曰朱兄貴体未痊不宜過生悲戚還  
須調好尊恙然後再圖復仇朱能曰裁及識荆便叨  
露腹病辱旅客何以克當承恩曰人生世上孰無危  
急顛沛之時見而不援此非人類老拙生成義胆養



就慈心胞與久熬干胸中錢財每置之度外朱兄務  
宜安心榻捫些須供養何足掛懷臧獲輩俱是老拙  
下人倘有索需不妨呼喚老拙有事欠陪了卽起身  
欲行復細囑家人曰朱相公病卧在此尔等須小心  
服侍倘有所需不可怠慢說罢往外而去朱能在劉  
家店得劉承恩延医調治經十餘日已身体如故十  
分脚感是晚承恩置酒相賀朱能避席而謝曰救死  
之恩方失脚結復叨盛饌何以克當承恩曰朱兄乃  
當今豪傑之士吉人天相遇難輒有匡扶老拙何功  
之有說罢舉杯相酌酒至半酣忽地半空嘹唳一声

一辭鴻雁向南飛去朱能此際似刀攪心腸攔不住  
泪滴如雨承恩在席勸慰一番朱能帶泪而言曰恩  
公感賜小子不應向隅但觸景生悲正自不能尔也  
回憶臨別時老父在牢諄也致囑只望進京告准早  
把冤伸豈料中途遇賊失去黃金遂至進退維谷今  
日老父在犴狴中不知怎樣懸盼因思空身隻手怎  
樣赴京與思及此能不於邑承恩慨然曰老拙天生  
熱腸聞兄說出如許悲淒恨不得舉囊相助但進京  
部控使費浩繁非萬緡不能了事自恨鞭長力薄一  
時措办不及耳願兄少殺須臾在老拙店中盤旋數

月俟圖机会再作計較朱能遜謝曰病餘之人得叨再造已出非望安敢復以口腹累公承恩曰朱兄是豪傑人何作此晚世話大丈夫遇知交有急便挈囊相贈豈不聞古人指囷贈麥之事乎老拙素具狹腸恨不得朱兄早早起部今日屈留車駕正不得已之未願耳區區供養何須掛齒朱能改容謝曰恩公俠論頓開茅塞雖古之四君不是過只是受恩者心愈不安耳由此二人倍加愛敬朱能從此安身在劉家店按下不表却說襄陽城南有一古寺寺門臨近河邊旧時河岸崩跌連門前石獅一隻沉落河中只

經十餘年本年重修此寺寺僧出賞格招人入水取此石獅無數人在水尋摸竟尋不着各人以爲經歷許久必被順水冲去于是各掉船艇把鉄鉞等物往下流尋取誰知連尋數里都尋不着人人共說奇怪是時鉄威在旁說道此事並非奇怪尋之不着寔因你們不曉物理之過还石獅非木頭竹器輕物可比水流雖猛怎冲得去呢此石獅寔在原地深掘必得眾人問他何故鉄威道石性堅重沙性鬆浮石獅跌落水中以千百斤重物壓河底鬆沙日積月累漸沉漸深就在此地掘取豈有不得今沿河求取豈不可

笑眾人齊聲喝采道先生高見確然不差大家就在  
這里掘取罢了適值施賽全在旁笑道你們贊這位  
先生確論無差在我見他是个不通之論我勸你們  
不可信他言語免至枉用工夫衆人那里肯听卽時  
下手齊掘乚至將近一丈不見復用長鑽插探都無  
踪跡于是衆人始知鉄威之言不驗大服賽全有先  
見之明鉄成心中好放不下遂向賽全請教賽全道  
石獅落水多年從下流尋取固屬可笑卽使就在原  
地掘取亦屬不通衆人道石獅沉水難道飛去不成  
賽全道石獅不是精怪未必能飛你們試向上流尋

之必得衆人不信齊声說道豈有此理跌威向衆人  
說道你們不妨依他試從上流尋取尋之不得然後  
喫他妄言方可服其心而啞其口衆人嫌枉費用工  
仍然不肯賽全道天下事隨俗者易信特見者招疑  
古人所謂德高謗與道高毀來是也今日之事非有  
格物窮理之學必不知其緣故怪不得你們不信待  
我親掉船艇向上流尋取以破其疑案寺僧見他說  
得有理卽命掉船一隻與賽全依法尋取賽全命舟  
人掉住上流一路插揆向上流最低處尋取果然尋  
不過半里卽尋着衆人大喜想設法用力絞取賽全

見水不甚深即時脫了衣服跳下水中雙手用力一抽乘着水勢抽至水面復出岸生平之力抽至舟中掉埋岸向寺僧領賞于是眾人齊聲問他在上流頭是何緣故賽全道石性堅重沙性鬆浮水冲石石不動水力撞石其勢反激必盪崩石脚鬆沙變成坎穴漸崩漸澗也過石半其石必倒跌水中如是再冲再崩再崩再跌也至十餘年故石師在上流數十丈可見天下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怎可執一偏據一理以斷事呢我每笑宋儒據理談天自謂能窮造化陰陽之本他講論日月五星確也鑿也瞭如指

掌猶如鉄先生石獅一般人信從豈知依理推筭  
日月交食多有不驗宋朝歷法屢改屢差及至元朝  
郭守敬創造各項噐血測影規星考驗交食一毫不  
差然後知宋朝大儒寔全然不曉此事卽邵康節精  
通數學亦不過把奇偶方圓揣摩想像寔非從推步  
而知日月五星有形像可見如石獅一樣都不能憑  
理而斷何況太極先天無影無形之論怎好尽信呢  
衆人于是大服鉄威見他識見議論件件超羣又發  
力異常知他是个文韜武畧之人遂屈意與他相交  
想做个心腹手足之友故蹇全常到鉄家出入欲知



後事且听下回分解

策八回 愛財奴貪財害主 好色子圖色志恩

詩曰 義大知酌主 灵禽尙報恩

啖他黃銖輦 靦面且爲人

且說黃世榮自從朱能赴京之後日日盼望消息不覺過了兩越月並無音耗又見貨物齊備只得打帳進京發售得來探听朱能消息正在籌度間忽家人傳帖說道有客拜候世榮接帖一看見寫着再造弟跌威拜叩心中醒悟卽出所迎接原來跌威自從世榮救脫之後受驚回家染病月餘至是痊愈好脩了許

多禮物拜謝世榮接至所上鉄威家人拈椅摠列正中按扶世榮坐下鋪設毡條鉄威納頭便拜世榮被鉄威家人按住起謝不得只說得數句不當鉄威早已拜完起立世榮下來重新冠礼分賓坐下黃安遇進香茶茶罢鉄威曰小弟前叨活命回舍理應候謝無奈染病月餘至今稍可是以薄具不腆粗醑厚德伏乞咲納不勝幸甚命家人呈上礼物世榮把礼單一看見礼物厚重便曰偶爾解紛何功之有既勞大礼復承厚賜何以克當一面命黃安往書窓叫兒子貴保回來陪客貴保才貌雙全聰明灵利貴保聞命

隨到所前見父下礼復與鉄威相見礼畢侍坐鉄威  
便問世榮曰此是令公即麼真英物也世榮曰頑劣  
小再過勞尊譽說罢向鉄威拱手道声失陪起身入  
内命家人摆酒将送来礼物揀两三種輕微者受下  
餘命家人捧出復出所前與鉄威見礼鉄威一見捧  
回許多礼物便曰些須薄礼畧表微意原不足酬鴻  
恩于萬一恩公按斥若是何見棄之深務求咲納爲  
是復命家人呈進世榮固讓不獲只得復受下一二  
種鉄威堅求全受世榮總上不听鉄威曰恩公如此  
見却莫非嫌礼物輕微麼世榮曰非也鉄兄不知小

弟賦性大不猶人看得財字甚輕義字甚重當日解紛雖出偶爾原是一時義激非爲他日要結之地銖兄盛賜在愚本意原是一概不須但見全却則太不恭是以畧領數種仰副尊意已覺傷廉若再過逼是教小弟違心而受了這個如何使得銖威曰恩公乃豪俠之士看得財帛甚輕只是小弟受活命大恩愧無以報些須微意豈足云酬但恩公如此方嚴教小弟難以爲情了說話未了黃安車上酒筵已備請定席何所世榮命設花園于是起身邀銖威進園銖威曰又來攬擾世榮曰便飯褻尊子是帶同貴保一齊

進園鉄威一進花園見鋪設十分景緻奇花堆砌玉  
樹盈階西雕欄半池綠水過了碧鴛塘直進百花亭  
亭雖小而甚軒敞周圍玻窓對面隱隱朱樓俄頃酒  
筵齊脩一齊入席酌酢之際一陣梅香扑鼻鉄威好  
梅聞一陣梅香忙側身啟窓一看驀然見對面樓門  
半啟露出二八女娘生得千嬌百媚鉄威一見早已  
魂銷原來那女子是世榮女兒素娟是日不意被鉄  
威窺見急卽將樓窓掩閉鉄威此時神情飛越無心  
飲酒累次辭醉世榮見此不復強飲俄而席散鉄威  
告辭相送出門而去按下不表却說世榮受了鉄威

幾色禮物心中甚不过意次早備回幾種禮物教黃安送到鉄家黃安領命直程到鉄家見了鉄威道達主人之意呈上禮物鉄威曰貴主人可謂尙礼矣鉄某身受大恩昨具微儀道府拜謝幾番推却裁領畧數種今又遣管家送如許多到來教鉄某如何敢受管家且請坐下黃安謙遜不獲只得旁坐曰小人臨行親受主人吩咐說道家主理應親臨拜候只因事冗是以着安等具此不腆務求鉄相公咲納懇求愛下等小人好早復命鉄威見他伶牙利齒談咲生風有心結識便命家人沽酒俄頃筵備邀黃安全酌黃

安遜謝曰小人怎敢勞相公盛筵相待况屬對酌愈發不當鉄威曰黃管家一場跋涉不才脫粟相留何云盛饌既將主命便如貴主親臨一般古人敬主及使之義云何則對酌何須遜讓不才看管家英氣逼人終非人下故有心結識望勿客套爲是黃安見說只得旁坐又欲自己行觴鉄威不肯欽次鉄威有心結饌十分殷勤原來鉄威自見黃素娟之後心心念念併夕不寐恨無可下手今見黃安到來故意備筵款待探他口氣買囑行計當下先以言餽之曰貴主尊庚若何膝下有幾位公郎小姐黃安曰家主年裁

不惑若問兒女只有小子小姐二人鉄威復詰之曰  
貴主真好家門生得一雙白璧昨觀女即器宇真不  
愧国器掌珠我雖未寤其嬌英想姊妹全一趙倬矣  
黃安曰家姑娘素号天姿水月村中亦算他翹楚家  
主愛女珍寶是以年方十七尙未字人惟素媚好樓  
居昨日筵前對面轟起一帶雕囊就是藏英之所矣  
鉄威聞言大喜曰不才有心腹之言管家休得見哄  
黃安曰鉄相公有何鈞諭小人當洗耳恭听鉄威曰  
不才粗率不文直腸素具心中所愛矢口傾陳雅慕  
管家英年學俠意欲結爲生死意下如何黃安避席



而曰曰跌相公飲酒無多何作醉語下人對酌曰爲  
非分况復訂盟骨肉豈不辱及門間跌威曰管家差  
矣古云英雄莫問出處結交攸貴同心昔衛將軍先  
爲牧豬之隸後作漢室元勳管家今雖身隸黃門安  
禁他朝飛騰貴路愚意已定休得推辭越在今夕殘  
筵焚香當空一表黃安曰旣跌相公不棄下接小人  
只得高扳缺威大喜兩下各道年歲跌威齒長爲兄  
黃安年少爲弟二人當天下拜禮畢重新入席兄弟  
稱呼相與暢飲跌威曰黃賢弟愚兄有一秘事拜求  
事成千金相謝求勿疎洩黃安曰跌兄有何秘事見

託弟若能亦無不尽心。銖威屏退家人，細語曰：「昨到府酒筵相對無意，尋香看見樓窗有一二八女子，十分標緻，回舍十分渴慕賢弟，怎生一計使愚一傍玉脫真個千金，耐謝黃安曰：「別事苟効力，此事甚難勸賢兄勿作是想。」銖威曰：「芳容已牢，諸肺腑寤寐亦所不忘。賢弟不作周方，恐七尺微軀喪在蛾眉之手。今先薄具微意，事後再復耐勞，望賢弟萬勿推辭。亟爲吾兄借箸說罷，將手中金條脫奉過黃安，黃安踴躍半响，便曰：「銖兄情重，小弟只得効勞，但此事只可緩圖，斷難鹵莽。」俟家主出門後，用調虎離山計，庶幾方

成業已訂盟兄事，犹吾事何須言謝。卽將條脫交回，  
鉄威曰：些微意，賢弟不受是見外了。教愚兄心中  
怎安？黃安見詩，只得收下。俄而席散告辭，起行。鉄威  
將送來禮物分毫，不受。回個領謝帖交黃安帶回。黃  
安回覆世榮，說道：鉄威十分感激，不敢受賜。原禮帶  
回。世榮只得由他過了數日，諸貨齊備，擇吉進京發  
售。辭了家眷帶齊各仆，把各貨發車，先由陸路進發。  
却說黃安受了鉄威囑託，在路上已安排一計行了。  
兩日剛到港口，是日詐病在路上，啞唔發，作  
態粧喬，假意昏倒地。上世榮不知其詐，是他有病，卽

打發車夫將他輦回家中黃安回家害主母如何且  
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困鉄宅寃逢土霸 俏烈女殉節投溪

詩曰 憤向寒流泪 驚魂亦豈知

雪途逢俠士 芸館得栖依

話說黃世榮打發黃安回家調理自己督同行仆運  
貨下船解纜開舟而去黃安知世榮去遠此計易行  
將近去到家中醉了車夫自己步行先到鉄威家中  
與他商量計策然後回家見了張氏母女卽作慌張  
之狀張氏一見驚疑急切問因黃安垂泪道老爺一

到蘇州便染病病頭甚重危在旦夕着我飛身回來帶同家眷趕去料理後事以不宜遲速以起程爲是倘若遲延孔不能陽會賽西道老爺爲何無家書回歸黃安道老爺病重手不能寫貴保素娟賽西是時方寸已亂張氏聽見兩淚交流卽着黃安雇了四乘轎子吩咐各婢仆謹守家門卽同黃安一路奔走這幾名轎夫已經受黃安定搭渡過了一河一直抬到鉄威家門黃安便命住轎早有鉄威在門口迎接張氏便問因何住轎黃安稟道日已沉西前無歇店不若就在鉄威此處借宿明日起行張氏未及答應

鉄威早已慙慙拱接時日已昏暮張氏只得出轎與  
賽西貴保素娟一齊步入鉄家黃安卽打發轎夫回  
去張氏四人跟隨了环人到書房坐下鉄威吩咐了  
环遞茶匕罷見衆人散去單剩鉄威在坐素娟賽西  
幾回遮掩張氏心中惶惑便請鉄大娘相見鉄威道  
他在後堂指点家人办酒少頃自然出來奉陪張氏  
不見黃安又見鉄威不去心中甚是驚疑貴保忍不  
住上前叩曰鉄叔父旣盛意相留我們姐母歇宿因  
何不進入内堂若内堂不欲攬擾叔父請便我四人  
在此不勞奉陪鉄威喜匕笑道寔不相瞞前日在府

上得見令姊芳容，私心渴慕，蒙貴管家妙算，特調你  
四人到此，可謂天緣湊合。尊嫂倘不嫌棄，愿作東床  
坦腹。四人聞言，驚得冷汗交流，便大罵黃安奴才，害  
主求榮，恨不天誅地滅。跌威道：爲今之計，罵亦無益。  
某如此人物，如此家勢，亦不辱沒。令媛了素媚，忍不  
住，大罵道：喪心狗賊，不顧天良，撻唆惡仆，誘我四人  
到此，逼勒強奸。天理何在？國法難容。罵罷，于執桌上  
銀茶壺，照面擲去，跌威迴避不及，潑得渾身熱。茶身  
上衣服，幾乎濕透，勃然大怒，罵聲小賤婢如此放肆。  
看你插翼，難飛待我，取你殘命，隨將書桌上寶劍拔

出一拍嚇得張氏母女魂飛魄散賽西向前勸道鉄相公請息怒待我們從容商議然後應承且請出去少頃回話鉄威道從不從一言而決何用商量我只管暫出去少刻不從你四人休得想活說罷將門反鎖出去與黃安談論此事家人擺進晚膳二人正欲舉杯忽聞家人通報施相公到來鉄威叫他請入是晚賽全在酒樓飲了數杯屢屢在鉄家歇宿是以轉到鉄威家中鉄威一見便請入席賽全道小弟有偏了隨問此位是誰鉄威道此是我新結識的黃安賢弟賽全說声欠陪卽往書房去安歇看見房門鎖閉裡



面隱隱聞有數人哭聲，心中大疑，傾耳細听，聞聲也。怨罵，跌威又罵黃安心，下愈疑，從門繞細窺也。見坐着三個婦女，一個男子，對泣。內中一個極似妹子，賽西遂忍不住叩門詢問。裡面听聞門响，驚慌無措，哭罵頓止。賽全在外窺得親切，開聲道：「你們不必驚慌，我不是跌威，乃施賽全在此。裡面坐着的可是賽西妹子？否？愚兄特來救你。」賽西聞言，又驚又喜，說道：「是賽全，用力將房門打開，入內果然見妹相認。遂把前情訴出。賽全便問此事從何而起。張氏道：「跌威窺看我女兒，尽把前事說知，騙我丈夫進京貿易，串同惡

小黃安騙我母女到此強逼我女爲婚軟困在此賽  
西道哥以来得湊巧懇設法搭救若鉄威入來我四  
人性命就難保了賽全道你四人不用驚慌有我在  
此包管得脫牢籠卽抽身而出再鎖房門自己卽時  
上堂去見鉄威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話說  
施賽全心生一計卽時移步出所那鉄威黃安一見  
停杯起立賽全問道二位尙未埋杯应今晚酒與甚  
濃忍不住都來撞席鉄威卽命家人添了杯筋大家  
同飲七次賽全便問書房因何鎖閉且聞婦女声音  
却是何故鉄威道是不相瞞愚兄今晚新納一妾不

俾承母及賤內知到故暫留在書房侍過今宵明日再尋別室安置賽全道有此喜事何不早說今晚定要擾兄喜酒俱如此殘殺難以尽與奈何鉄威卽命家人亦過新菜三人酣飲賽全有心算計把他二人灌得大醉二人酪酊伏在桌上賽全命把殘席徹去扶黃安別室安寢然後再開書房扶鉄威入書房將他伏在書案上素娟等一見嬌啼賽全暗上搖手教他勿聲復出去吩咐衆家人安歇少頃見四下息灯人靜卽走入別室拔出佩刀將黃安一刀殺死再轉入書房欲將鉄威殺却賽全自想道不可此人待我

不薄不必傷他性命將刀插在桌上帶張氏等四人  
開門同走張氏携着素娟貴保賽全携着賽西不顧  
高低慌忙乱走天昏月黑弓鞋細小屢屢傾跌幸得  
夜靜無人直望家門而去誰知鉄威有个守門的家  
人鉄順是晚睡尙未熟忽聞開門声响如有數人走  
过以後肅靜無声心中大疑忙啟房門出看見頭  
門大展悄無一人急入疾呼同伴各人驚起見裡面  
數重門扇未開遂入書房呼醒鉄威鉄威擦醒見眾  
人齊集報說家門大開又不見了素娟等四人並賽  
全亦不知去向心中大驚宿酒頓醒卽往別室尋見

黃安被殺血染床褥大怒道不好了是我養虎爲患  
了登時命家人点起火把提籠帶齊器械飛奔追趕  
是時賽全五人走了一程無奈奴女行路遲慢素娟  
又一陣脚痛难堪坐在路旁啼哭賽全十分焦燥只  
得站在路旁等候等了許久再三催速只得勉強起  
行哭一步推一步行到江邊已無去路四望並無船  
隻正在徬徨忽聞後面有人嘈雜灯笼火把遠上追  
來貴保先過水望見鉄威人馬到先走去了賽全急  
脫鞋襪上衣將妹子置干背上涉水而過且喜水流  
雖急心却不甚深繼及過腹轉回背素娟他不肯無

奈又將張氏背起過了隔岸把他二人放下又翻身轉  
回想背素娟素娟不肯賽全苦勸不從張氏賽西亦  
在隔岸苦勸穩匕不依看匕鐵威家人追至賽全正  
欲徒手拒敵忽見素娟抽身向波中一跳賽全正欲  
急救却被急流沖去已遠張氏賽西看見捶胸大哭  
鐵威追到見素娟披水賽全急回對岸携着張氏妻  
妾走去鐵威遂咬牙頓足同着家人忿匕而去張氏  
望見鐵威回轉暫時住脚不知費保走往何處逸賽  
全沿江找尋四屍并尋費保豈知素娟命不該死屍  
到江心被一隻官船搭救去了賽全如何尋得着呢

看上天明賽全勸他二人住哭引路回至家中各了  
玩婢仆一見驚問及聞說出情由十分嘆息張氏命  
家人取出衣服與賽全換過又亦酒邀留欸待大家  
商議暫將冤仇忍耐待丈夫回日再行理論張氏挽  
舅爺找尋貴保并素娟尸首又煩舅爺上京與我尋  
着老爺報信何如又交銀二百兩以爲使用賽全領  
命復回河边找尋素娟屍首上下尋過總不見又  
一路找尋貴保不知下落想必上京去了報知父親  
莫若上京尋着世榮報知待他回來報仇二則又訪  
貴保下落不知訪得世榮回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貴保窮途逢俠士 小子窓下展奇木

詩曰

亨屯方出險

綉幙得牽絲

天遣功名路

金鞍聘帝畿

且說貴保是晚過溪忘命直跑不顧高低跑了三四里路回顧無人追襲心魂稍寧筋力困之暫憩路旁思忖不知母姐怎樣欲待回家又恐禍生不測欲待尋父又長路漫身無盤費思忖一会哭一会恰已天明只得望前而進腹中飢餓無奈將身上衣服變易得銀使費沿途訪問進京路徑行了十餘日身上衣服變易迨足猶未到京詢諸途人猶有十餘日路



程心下徬徨無策一日來到浙江他面村市巾有一  
村名李家村中有一富戶姓李名建中身列膠庠十  
分飽學有子英華英發爲人任俠好施周人之急干  
金不計有一胞弟李建良在京開間酒樓只有李秀才  
在家教訓子姪不圖仕進是日用過晚膳見天色尚  
早在店門散步恰好貴保到此李秀才見他小小年  
紀雖風塵滿面猶秀氣逼人且又異鄉聲音一見便  
生憐恤引他回家命家人將飯與他食訖貴保叩謝  
正欲出門李建中止而問曰我看你非是下賤之人  
何處人氏因何流落到此貴保見問潛下泪下哽咽

而言曰小子姓黃名貴保家住喪州父世榮赴京貿  
易留小子與母姐四人在家爲遭惡仆與鉄賊誑誘  
逼如成婚多得施恩公搭救逃走出來母姐不知存  
活小子沿途訪父身無盤費衣服盡落魄到此今  
蒙垂問只得瀝訴伏乞垂慈建中聞言慨然曰聆君  
所言使我心測見危不救亦屬非人你小小年紀有  
此志行殊屬可嘉但上京師縱然訪到你亦不知尊  
翁寓居何在不在若就在葶舍作吾兒伴讀待我緩上  
與你訪尋若何貴保聞言卽叩謝曰遭難之人得蒙  
收恤深感再造建中命家人引他沐浴將新鮮衣服

難說與他換過自此貴保安身在李建中處不表且  
說朱百容在監幸得梁玉朝晚勸解不致悲愁但終  
日盼望兒子告准回來把窠伸雪不資盼了三個多  
月並無音耗時已殘年向尽在獄嗟歎輾轉思量慮  
着胡家勢大朝中大僚相護不准鳴冤又慮兒子帶  
着多金中途有失干憂百慮忽成痲疾梁玉延醫調  
理多方解勸稍七痊愈一日屠店旧伴潘成到候兩  
下相見墮泪潘成把訟事嗟歎一番復把舖中生意  
盈縮若何各人股分應得多少業經清算已將銀楚  
交朱能細說一番說罢袖中取出白金十兩送與百

容費用百容固讓不獲只得受下坐了一回告辭回  
店按下不提且說貫保在李家伴讀相安過日只得  
鎮曰思量母姐不知生死又不知何時得逢父面  
顧自己如飛鳥雖得身安終竟鄉思撩人終日愁眉  
不展是日李建中壽誕諸戚友學父一齊到賀建中  
備下早筵相待觥籌交錯各相酩酊席散復潔香茗  
與衆解醒茶罢李建中謂各徒曰尔等日耽風雅素  
事篇章爲師欲考較一題奈恐妨舉業趁今觴政之  
餘戚友齊集分題擊鉢較量高低試看今日騷壇阿  
誰奪職衆人都曰好七建中卽援筆揮題飾箋寫出

相馬二具七言絕句韻限四支衆生徒見題構思有  
等彩筆生風儼若庭筠敏捷有等眉毛尺落奚啻洗  
然苦吟名生徒次第進呈惟有李英華英發二人一  
句未就黃貴保在旁着急曰諸人俱已完篇兩郎君  
一句未就今日挫了吟垓銳氣奈何二人正在苦思  
怒曰可惱奴未敢取笑我兄弟你試握管你能作得  
出否貴保曰兩郎不嫌潦草願代捉刀二人正在苦  
思無策聞言卽推筆硯與貴保曰汝試爲之貴保筆  
下生風頃刻揮成二絕二人一見十分歡喜卽呈上  
建中建中次第取看瑩皆平平看到英華英發二人

所作不覓改目英華詩云相與久悔世情非汗血尤  
來見亦稀閱尽三千無駿骨如龍空取雪毛肥英發  
詩云九方去後無真識老尽驂駟相賞稀多少驚簾  
爲上駟世人爭解論乘肥建中看罢謂英華二人曰  
此詩古音流麗慨當以慷作此詩者滿腹牢騷純是  
借題寫照信是吟埭名宿斷非你二人所構但諸親  
戚在座二人何處覓捉刀既非倩人定必藍本諸戚  
友聞說齊起身披看俱十分歎賞英華犹欲置辨英  
發已供出貴保代作建中聞言卽呼貴保上前問曰  
此佳章是你倩筆否貴保曰小子初學塗鷗演成下

里老爺吐譽殊覺赧顏建中曰珠玉在前有目共賞  
何須誦遜索性拈題再考吐露你錦綉雄才貴保曰  
既獲垂青何妨獻醜還請頒題建中曰就以壁間趙  
文敏所屬書蔡照讀圖爲題賦七律一章不拘何韵  
貴保聞命枯毫拂帚頃刻揮成呈上建中詩云映雪  
囊螢未足酬何來仙仗把光投驚神學問千秋擅煥  
斗文章片軸留天祿此宵傳秘籍石渠他日著新讐  
宜元校理標今古猶有餘輝炳後劉建中看罢不禁  
拍案叫曰言言金玉字字珠璣此翰苑才也我建中  
有眼不識久屈英才命家人取英華兄弟衣服與他

換過以姪禮待之命英華二人以兄弟相稱賈保拜謝自此稱建中爲叔父衆人將詩一看各各稱羨聚談一會告辭散去自此賈保在建中家下攻書不表却說賈保憶起家鄉轉念母姐不知怎樣父親又遠在天涯設今日在家中父母不知怎樣欢喜誰知今日天各一方思想起來能不傷感莫若告辭建中叔父早到京城一則求取功名二則訪尋嚴父思量已定明早將此意告知建中建中極力贊成且曰賢姪此舉甚合吾意一來努力功名二來乘便打探令尊消息恰好我有胞弟建良在京待我修書帶去自有



安身之所況要納監他在京貿易多時各部衙門都  
有杰識賢姪託他料理亦可省些錢文後日黃道吉  
期起程可也貴保曰叔父說得是愚姪遵命次日英  
華兄弟與各書友備亦離筵與貴保餞別飲次建中  
舉觴相屬曰此杯酒願賢姪進京早會尊君但得  
致身青雲無忘今日貴保接觴謝曰小姪餓草餘生  
得叨再造倘得僥倖定必啣杯飲畢復酌遞與建中  
各相坐下次及各書友亦輪杯舉屬貴保一一酌還  
後及英華英發二人握手傳觴不禁哽咽而言曰自  
接芳暉常叨磋切視摩已久不啻同胞兄倘奮迹雲

霄願無忘此酒，書保含涕銜杯，聲情激越，復觴二人。日听二兄言，使我心惻。昔人詩云：「桃花潭水深千尺，轉念汪倫送我情。」二兄今日之謂矣。勿論晨夕，覩摩情難相捨，卽此離筵，數語倍資銷魂。倘腐草逢春，得沾雨露，斷不爲落情之舉。與日不論乘車戴笠，相逢不止爲君揖而已也。建中曰：「爾等敘話在此，一宵正宜暢飲，欢呼少盡。昔詎何復楚，因相對使一座擗眉。各人聞言，愁腸盡解，復縱酒暢談，相與尽欢而散。次日建中命仆李恩、整頓行李，俟候用過早膳，貴保入內，辭了蘇氏出來，辭別建中與英華等一衆，致別李。

恩肩挑行李相隨建中向貴保說青珍重向李恩囑  
声小心英華兄弟與各友直送至數里洒泪而別貴  
果上京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巧相逢中途遇友

傳消息旅店啣仇

詩曰

他鄉逢舊好

把臂話通宵

恩怨雖勞念

天涯慰寂寥

却說貴保與李恩一路水宿風殮行邁靡匕過了幾  
處市鎮村圩歷了一番風塵雨雪桃紅柳綠不  
地繁華燕語鶯啼觸起他鄉景况一日天色向暮在  
旅店投憩李恩方出外独坐無聊步出房門間望忽

外边来了两客，後面那人十分面善，但天時昏黑，認  
辨未真。俄而店主引兩人入隔房安歇。貴保有事在  
心，潛行探听，聆其声音甚熟。一時想像不出，愈听愈  
真，忍不住造房拜訪。隔房二客起立相接，貴保一見，  
認是朱能，便叫一声朱兄。朱能喫驚，細認是貴保。兩  
下相見坐下，且說朱能在劉承恩店，因何到此同行。  
那客却是何人。原來劉承恩見朱能病愈在店，此口  
無事，帶他各處催賬。是晚一仝入店，不期相遇。兩相  
坐下，先與承恩各通名姓。次問朱能因何此時纔到  
此地。訟事若何。朱能見問不禁，潛下淚。下日愚兄命

蹇不堪借述言之痛心自別尊在來到山東中途病劇復遇流賊竊去黃金昏憤荒郊得家劉恩公救恤扶歸調好因出門權賍相隨至此但賢弟在家習讀因何到此尊公可有回來懇請一會待愚兄陳明往迹免使他掛心貴保見問亦下泪曰小弟遭遇與兄亦同自兄去後家君出門貿易詐被惡仆黃安串同忘恩鉄賊詎誘母姐四人脅逼姐已成婚幸得施恩公設計救脫復遇鉄賊追迫孤身遠走母姐不知存亡拚命訪尋父親來到浙省幸遇李叔父收養認爲義姪今春聞將近如今進京一則求名二來訪父豈期

旅邸得遇朱兄但朱兄盤費既空难道坐視三寃不  
報還有朱伯父監牢受苦亦當設計昭伸朱能歎曰  
愚兄豈不知雪冤救父刻不容遲但两手拮据焉能  
設策惟有恨擢胸臆泪流枕簟而已他人豈能知耶  
賈保曰不若相陪小弟到京訪着家君自有貲財相  
助去部衙控告若何朱能曰賢弟金玉之論自當所  
從但某受劉恩公大恩今日隨他至此豈忍半途相  
棄不若賢弟逗留寓所待事後來尋承恩在旁止之  
曰朱兄之言差矣你大仇在身老拙常恨力薄不能  
相助昭雪今遇黃相公攜帶正幸机会可乘安可爲

老拙而阻雪仇乎朱能曰報仇雪耻日夜在心但病  
憤殘軀得君再造半途相棄問心难安是以寧願先  
送恩公後隨弟駕承恩曰吾始視兄爲豪傑誰知兄  
乃是愚夫古人有身受千金恬不爲報豈區區供養  
輒勞懸怀大丈夫一遇知交摯家相贈者有之甚至  
頭顱相贈者亦有之老拙平生周急扶危如朱兄者  
何止百十總是事了心安不留胸臆遙憶以來何尝  
一一有報亦何尝一一望報朱兄今日拘于老拙  
謀者乃一己之私恩黃相公爲朱兄謀者寔不共之  
大耻急私恩而忘大耻有志者不爲朱兄自顧爲何

如人今日所處爲何事乎一席話說得朱能降心敬服貴保擊節稱揚三人談論一番俄而李恩相請归寢貴保作別回房安歇次日用过早膳貴保邀請朱能全行朱能只得辞了承恩承恩解囊以三百金相貽日相聚已久些須白物充兄盤費但大仇雪後經過做地祈一相会亦慰老夫之望朱能遜謝日久受隆恩亦慙未報復貽厚貺何以克當縱恩公看倘來者甚輕小子受之有愧倘大寬獲雪定必踵府相酌說罢把白金送回承恩固辞不受承恩曰老拙主意已定朱能勿作外人些須口金無勞固讓朱能因遜



不獲只得收下。承恩復謂貴保曰：黃相公他日身榮，以里千萬同朱兄屈臨。貴保曰：異日鄉旋務必拜候。兩道聲珍重，一齊作別。承恩自去，貴保與朱能、李恩三人就道。一路上贊歎承恩慷慨仗義，有百俠士之風。陸路問津，舟行泊水，同行有伴，不查遠進行了數日，已抵京城。一到羊肉衚衕，李恩先驛貴保與朱能。在後入到李家酒樓，見了建良，呈上書函。建良折看畢，與貴保、朱能相見，坐下各通名姓。旁有家人遞茶。茶罷，建良問曰：黃賢姪貴籍荆襄，因何到敝鄉？與家兄相會。貴保曰：小姪因逃難尋親，得蒙令兄周恤，今

者到京又來攬擾兩昆至真乃貴保天大恩人建良  
遜謝復曰此位朱兄家兄書中不及備列在何處得  
遇黃賢姪朱能曰小姪與黃賢弟世交因欲進京雪  
仇半途被病逗留後隨恩人催賡恰好旅邸相會被  
邀至此靦顏叨擾愚心甚慙建良曰朱兄言重不嫌  
喧溷屈駕無妨于是揀個潔淨樓房與貴保二人同  
住修書打發李恩回去貴保亦修書致謝建中貴保  
將金銀託建良與他接例納監數日一一停妥由此  
貴保日夕在書房攻書日日命朱能隨店中伙伴周  
圍尋訪父親消息總無音耗一日偶在房門散步見

有一漢子上樓飲酒勢色十分勿忙貴保一見不禁  
大叫施恩公那人聞言牽頭把貴保一看不禁躍然  
曰你害我尋你得好若原來在此處某沿途尋訪纔  
比不見聞得尔父世榮在京是以到京周圍查訪是  
日正跑得肚飢急入酒樓不期與貴保相全兩家不  
作別話貴保惟問那晚踪迹賽全一一縷述貴保聞  
如匕已死不禁傷感咬牙切齒深恨鉄賊賽全亦問  
因何到此得會尊君否貴保把已身所歷從頭細述  
絮語一回引他下樓與建良相見把姓名踪迹陳說  
一番建良敬他義俠十分厚待恰好朱能全伙伴回

來一見彼此全里識認兩家見礼各乞陳述相與同  
至樓房細談賽全在李家酒樓住了兩日卽催賈保  
修書回家安置老母朱能亦修書喚賽全到縣牢安  
置父親二人贈金作費賽全不受經辞了酒樓賽全  
領了兩封書札直回襄州先到水月村見了張氏把  
過賈保細說一番張氏拆書一看一喜一悲喜者貴  
保功名有冀悲者素娟殮殯無親触起鉄賊兇狠黃  
安狡狴不禁傷感起來賽西相劝一会張氏留待酒  
飯賽全食訖辞了張氏直到縣牢訪問梁玉求見百  
容梁玉啟監引他與百容相見百容請教賽全名姓

賽至直叙緣由袖中取書奉上百容拆開看罢不禁  
泪滴衣襟哽咽言曰我只望吾兒進京告准把冤伸  
雪得脫牢籠豈料命賽如斯復遭病賊若非得遇恩  
人險作異鄉餒鬼今日復勞施兄仗義千里傳書老  
朽倘得脫危定當啣謝賽全遜謝坐了一会告辞出  
年復回貴保家安歇自此張氏念賽全恩深把他長  
養在家賽全無事與他料理門戶買办各物暫且安  
身按下不表却說朱能貴保商議报仇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

第十二回 小書生觴餘遇主 聖天子有意怜才

詩曰 巷遇喜怜才

風塵辨駿駘

禹門高跳處

平地一声雷

語說朱能貴保在李建良店中大家商量伸冤雪仇  
建良道黃賢姪令姊之冤伸雪亦易他日回鄉在本  
處官員控告便得惟朱家一案事情重大胡賊既爲  
當今國戚又晉爵爲公寔難動搖此事若不詳慎恐  
禍不旋踵况且胡賊結交極廣朝中大臣多與他相  
厚待我與二三知己朋友斟酌務要計出萬全方可  
行事朱能道事皆確寔况有府尊何公作証怕他急  
的又府尊有書教我向兵部衙門投遞自有照料建

良道近來勢利的世界正係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  
爭我勸賢姪不可心急待等考過秋闈等金榜題名  
此時更易爲力貴保道叔父其老成練達之見我們  
不可造次待等考過秋闈之後再議可也朱能听了  
二人言語遂安心讀書習武以爲進取之計時光易  
過到了秋闈之期朱能隨衆應試三場已畢到了開  
榜之日高中丁第二名武魁報到店中大家歡喜  
不盡朱能卽修家書命人回家報喜過數日朱能卽  
命家人持了名帖雇轎直到兵部衙門傳見兵部尙  
書何維拍見新科武經魁到拜大開中門迎接兩下

相見直進大堂坐下何維拍命家人遞茶已罷維拍  
問道殿元公光臨敝衙有何見教朱能乞退左右維  
拍遂命衆家人迴避朱能上前拜道晚生在家被權  
惡所害欲告御狀又奉令弟府尊之命帶書到來求  
大人代爲料理維拍道書在何處朱能在懷中取出  
書函呈上維拍拆開一看書中大意不過話胡豹容  
縱見子強逼民女圖奸不遂連斃二命該縣貪賍夾  
斃証人監禁苦主上下貪污滿城冤塞自己官小唯  
道趙雪求兄長軫念民瘼與他伸冤末後又說胡賊  
近來踪跡詭異蓄有不臣之心宜早預防云云維拍



看罢說道事關國戚非同小可殿元公何不考过秋  
闈然後酌議朱能道大人之言有理晚生從命就是  
說罢告辞上轎而去回到店中对建良賢保說知于  
是安心習武以待秋闈進取过了殘冬又是新歲是  
時四方寧靜盜賊不與恰好又是正月申旬上元佳  
節神宗皇帝預日勅命兩位大臣在承天門外建下  
天醮酌蒼昊天上帝鴻恩大放綉花與民同樂宰相  
張居正在府前高搭綵樓命素娟小姐于十五日午  
時在樓上拋擲綉球招婿不表話說神宗皇帝改粧  
微行帶了一个小宮監周圍遊玩只見土庶輻輳商

賈雲集到處不分日夜簫鼓嗽嘈笙歌嘹亮十分熱鬧說不尽粉白黛綠覽不尽公子王孫真所謂一人元良萬民有慶神宗皇帝遊過了幾處行至張居正相府前只見高塔綵樓人多擠擁難近又頭門結一座王母宴瑤池花瓣人物俱是綉紗結成十分精緻其次陳兵部頭門的一座郭子儀祝壽圖結構得十分工巧看過了幾處直行至羊肉街不齋腹中飢渴到了李家酒樓上樓見鋪設華美又見酒客滿坐神宗皇帝見無坐處意欲回步又見走得困倦正在進退兩難之際恰好貴保因酒客喧填不便讀書又朱

能出外獨坐無聊偶出房外站立忽見神宗官家打  
扮器宇不凡隨着一小仆欲道欲退知他欲飲無坐  
便上前拱手道客官飲酒此間無坐處且到小弟書  
房自有潔淨坐位神宗聞言大喜卽相隨入房坐下  
貴保傳呼伙伴擺上精潔般饌美酒相與斟酌隨行  
小監在旁執壺兩家坐下各道姓名飲次二人談今  
說古議論風生十分投机相見恨晚神宗見貴保年  
少英俊對答如流有心相誠說道某觸景生情有联  
一比請足下對之貴保道請貴客說出來倘不能對  
休得見笑神宗遂把联句說出

小危樓三杯兩盞極好東西

貴保即時对道

大明国一統萬方不分南北

神宗皇說道某更有一联句歷來無人对得今足下  
有此撻木必得確对

天下之虫蚕第一

貴保見是折字把蚕字折天虫二字遂把鳳字折凡  
鳥二字对之

凡間之鳥鳳無雙

喜得神宗不住口贊道足下有此仙才且口氣超群

又念亡不忘君國他日得志定作國家柱石忠良心能羽儀天下而爲國家祥瑞也頻命小監行酒尽欢而罢貴保命伙伴復潔香茶談心神宗問道听黃兄声口不似本京人氏有此大才因何寓此喧囂之地貴保道小弟原籍襄陽同一友到京雪恨與此店主相厚是以暫寓此樓一則借此温讀二則便于訴冤神宗問此友何人所仇何事貴保道小弟與友雪冤案情重大說出來令人髮指今日相識之初未便吐露朱先生莫怪說罢攢眉愁嘆神宗道不用悲傷我看黃兄印堂氣色光潤日間必有喜事臨身何愁冤

情不報但三兩日間不宜出外恐有貴人相臨貴保  
道朱先生精看相法元神宗道非也。不過據理懸空  
揣度耳說罷起身作別袖中取出銀一錠置桌上道  
承蒙厚賜留此作爲酒費貴保道這不可不必酒  
粗菜褻瀆尊長何勞厚賜卽納還小監袖中相送下  
樓珍重而別建良問道此賢姪相識。貴保道非也  
他說姓朱是本京人氏小姪見他博學相與談飲他  
留下酒費小姪不曾受他但用了多少酒錢待小姪  
算還便是建良道不須不須叔姪間何用客套以後  
賢姪倘有客到但呼伙伴脩饌就是些須飲食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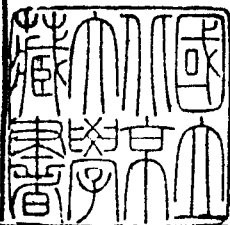
計較我與賢姪及朱賢姪情如骨肉今賢姪如此是  
見外了貴保道攬擾叔父不當了李建良打听張相  
府綵樓招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綉球綠卷之二終

卷之二終

卷之二終

卷之二終



系瑪翁

卷二

廿四



第十三回

大恩人報說綵樓

奇女子

運籌帷幄

話說李建良打听張相府有一件奇事不能便問  
事甚道宰相張居正有一小姐在綵樓  
論定期明年正月上元午時拋球擇婿朱能道不知  
這位小姐才貌如何答道聞人傳說貌比鮮花若論  
才學不獨世間所無更屬古今少有因他幫助父親  
運籌帷幄平服倭人所有奇謀妙策盡是小姐功勞  
朱能道既然有此美事有志者不妨去走一遭原來  
這位小姐非他人就是當日投水的素娟只因素娟  
當日投水時在江中飄蕩耳边似聞有人說道貴人

有難我們速宜救護于是身隨浪湧匕至江心掛在  
一隻大船舵上這船係大學士張居正奉旨回京的  
官船是時張居正在船中打坐聞舟人拾得水中被  
溺女子氣息奄匕張居正急命灌救須臾救醒了環  
把衣服與他穿換引他到艙中叩謝相爺素娟便問  
這位相爺是誰家人荅道係當朝宰相張居正太師  
快些上前叩謝素娟行至跟前下跪張居正問道你  
這女子青春年少有何冤苦將身投水抑或偶然失  
足被溺素娟便把前情逐一訴出并問大人因甚到  
此得救殘生張居正道本宦告假回鄉近因倭寇侵

犯中原奉旨回京策敵在中途聞得賊入山東欲移舟先往濟南商量軍机大事路經至此舟人把你救醒的據你說來是受屈含冤的待我差人帶你回家如何荅道目下父親不在家中我若回家必再受奸人所害求大人設處張居正道既如此待我帶你回朝自然與你伸冤就是了素娟叩頭謝恩張居正吩咐了环好生服事黃姑娘隨命家人解纜行船向濟南府進發是時濟南有倭寇之乱倭人卽係日本國在東南大海中中有一島叫做倭島有一王佔據附近十八州地方尽屬倭王統管其國風俗與中華不

同凡有職位的貴人俱雕刻身面用各顏色塗染班痕婦女牙齒用藥染黑衣服無縫摺倏然單被開必將頭穿出一般形狀半似雪衣半似袈裟與人行禮但把手相搏當作拜跪自古以來朝貢中國自稱大至常與中國貿易萬曆年間倭王俺達自恃強盛不來朝貢朝廷命欽差趙全爲大行人周元爲副使帶領騎尉二十人到他國中催貢誰知趙周二人是個叛逆之臣出京之日早携家眷逃遁去到日本國見倭王十分厚待遂投降了日本國并騎尉二十人永不回朝趙全反教唆倭王與兵入寇殘州破縣生民

塗炭倭王俺達統兵十萬屯禮青州命王孫哪咭領  
兵二萬攻打濟南被官兵殺得大敗把哪咭困在土  
山之上叅謀阿力哥勸哪咭投順中國山東總督王  
崇古准他投降卽欲奏聞朝廷巡撫方金湖誅道不  
可現今倭王大兵未退此事恐有變更方一不善調  
停恐獲罪不淺聞得張太師奉旨回京不日經過此  
地問他如何設處然後奏聞方爲上策王崇古道大  
人高見不差卽命人打听張太師消息不數日聞報  
張居正到來于是大小官員出城迎接張居正遂帶  
素娟在公館住下次日王崇古請張居正飲下馬宴

張居正飲罷回來坐下素娟道聞衆家人說倭寇攻城官兵把他王孫擊下不知官員將他如何處置張居正道只因朝內奸臣趙全及周元等投降他國遂引倭王與兵入寇倭王俺達之孫哪咭兵敗投降聞得倭王不日牽大兵到來索取哪咭人心惶惑不定文武官員約明日齊到撫台衙門商議處置哪咭的計策素娟道近來倭寇稱強屢犯中原今日幸得哪咭在我國中作爲當敵此事十分關係若要制伏倭人盡在這一次了張居正道倘倭王牽兵到來索取哪咭將若之何素娟道衆官怕俺達兵臨城下定要

索取哪咭回国在我愚見正要他着急求取但恐他  
拚丢棄王孫不顧任殺任烹搃不來取則我國留住  
哪咭毛無所用縱然將他碎剮枉與倭人結下难解  
的深仇殊屬無益若得他牽兵前來索取哪咭這個  
緊要當敵是我國有益的但要教督撫示諭各關將  
士緊守城池水陸管汎用心防禦以待他來又令城  
廂內外及附近居民早日搬遷免被他搶劫又宜差  
一个善言語的使者去到俺達營中將好言好語安  
住他心他若肯稱臣入貢或肯將我國投降的叛臣  
趙全等斬首級來獻當天監誓自後不敢侵犯邊疆

然後將此情節奏聞皇上請旨用優禮送哪咭归國  
張居正道倘若倭王親提大兵逼近城池又不焚搶  
百姓又不明言索取哪咭只管日日罵戰在你話該  
與他戰不戰呢素娟道他若如此行爲官兵與他交  
戰必然中計張居正道這是甚麼計素娟道必係我  
國叛臣趙全等教他設計誘敵想生擒我國上將做  
不當敵得來與哪咭相替換必須隄防他出我不意  
攻我無備于祈緊守營寨切勿輕易與他交戰縱然  
他露出可攻可破的破綻出來與我看都不可命將  
出馬免中他詭計務要多義親伍走人時上窺探他



虛塞或在山林隱密之地多插旗幟作爲疑兵合他  
心中惶惑不定然後暗調精兵從私路逃出搗他巢  
穴燒他糧道使他糧草不敷又野無搶掠不出十日  
他軍中必然絕食勢窮力尽自然逃走何必殺兵斬  
將乃爲功勞張公听他言語不知心中合與不合且  
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獲王孫衆詢首相 平倭寇女賽千軍

話說張居正聞素娟之言大驚道不意你一个閨中  
幼女有此等奇謀揣情度勢言言合理句句中窾你  
有如此絕世聰明想必不是張良復生孔明再世素

媚道芻蕘之論敢瀆尊听寔以大人相度休容故效鉛刀一割之用何湏迺吾有一胞弟名貴保有通徹三教九流之李有經天緯地之才武畧文韜識見勝吾十倍張居正便問你弟在家作何事業荅道吾弟在家得一名師教習韜畧是以奴家亦李得些小居正大喜隨吩咐左右凡遇京中有黃費保其人速來報知中人應命明日中官員請張居正到撫台衙門商議張居正就把素娟的計策教中官照式行事住了數日卽別中官回京張居正去後巡撫方金湖就差鮑德往倭王俺達大營把哪咭之李對他說知

并用好言安慰他過了數日倭王卽帶兵到濟南帝  
城十里下寨攻打各城督撫依張居正計策閉門不  
戰暗在山林隱密之地數處暗設旌旗或三更或午  
後一日數次鼓角齊鳴倭王見各處有伏兵埋伏不  
敢出戰督撫調精兵從私路抄出勦他巢穴燒他糧  
道弄得俺達求戰不得守又不能被他燒去糧草割  
去巢穴進退兩難只得卑辭哀懇交回哪咭自願來  
朝入貢求請天朝封爵以壓服鄰邦作爲中國的附  
庸照申准兩國貿易又愿把趙全等獻出倘若不肯  
定必起了傾國之兵攻破城池寸草不留王崇古卽

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之將把此情節入京報知相府  
求張居正早設方畧張居正把來書與素娟同看也  
罷對素娟道據來書所說你前言已驗今當宜用何  
計策素娟道倭王之言雖未可尽信爲寔但愛孫心  
切想得他回國中似是个真情張居正道俺遠既  
想王孫回國爲何不卽把趙全等替換其中或有奸  
詐素娟道他不肯卽交趙全等叛臣一齊替換寔心  
中嫌將賤換貴將輕換重似查羞辱一般原不是愛  
惜這幾個叛臣不忍傷他性命也哪咭這個番狗留  
養他何用不過想留下這個當賊今俺達着急等他

有求于我中國使中國受益爲今之計當差人對倭  
王說天朝恩典極喜悅你王孫甚是優禮相待合俺  
達心安又叫哪咭穿戴起賞賜蟒袍玉帶登城樓與  
俺達相見俺達見哪咭得中國如此敬重可以誇壓  
鄰邦人人以爲榮幸想得哪咭回國的心更急斯時  
俺達心頭之寶在我掌扼揜拏任我出甚應難題不  
怕他不依了但如今倭王言辭雖然哀懇不肯退兵  
猶恃強挾制何曾是个真心輸服呢如果他真心輸  
服必要責他先把趙全等罪官盡數送入我境內把  
人馬退去然後差官以禮送他王孫回國若仍舊屯

兵逼勒陣前替換只怕倭人反稟確信臨時變局或  
只把當日跟隨趙全的手下無名小卒縛來兌換豈  
不大失天朝體統至于封爵貢市二事都在可不可  
之間至若邊疆治亂不重在哪咭的去留重在倭人  
求和的真假他若真心和好何妨封他官爵何妨准  
他貿易呢戰爭暫息我得閑暇操練軍馬修葺城池  
烽火不驚田禾成熟倭肯依期朝貢把他當作外臣  
看待若他背盟抗逆我卽與兵問罪在我能操必勝  
之權必享數世太平之福他若肯先縛趙全等入境  
預將哪咭移住界口若趙全等一到然後將哪咭送

出卽將趙全等解京正法把首級傳示各處邊關令  
奸臣畏懼若移徙哪咭之時被他伏兵搶奪當賊就  
將哪咭斬首示衆緊閉關門出兵與他大戰是他理  
偏人心不服我理直氣壯定必全勝張居正道阿力  
哥與哪咭一齊同降的留他不留呢素娟答道阿力  
哥原係幼哪咭投降的若送他回國必遭俺達毒手  
今他兼留周元則阿力哥亦可羈留以抵當斷不可  
無故交出留住此人將來亦有用處張居正听罢大  
喜遂將這段議論對差官說知叫督撫依計而行必  
無敗事這差官領命去到濟南直情稟上王崇古卽

命中軍到倭營檄他先交出趙全等入境俺達不肯  
只把擄掠的男婦八十餘人交與中軍帶回便要素  
取哪咭王崇古不肯受俺達大怒遂提兵攻打石雲  
堡崇古見事勢中變急與守備范宗儒商議宗儒無  
奈何命長子范國圉胞弟范宗偉宗依親到倭營作  
當面替換趙全等俺達大喜即擒住趙全鎖上囚車  
命一員上將赤猛克押入官軍營中不知趙全性命  
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哪咭回國換奸臣 素娟讓功拜義父  
話說倭王俺達命上將赤猛克解趙全到官軍營中



周元聞禍事發作自知性命難保遂自刎而亡俺達  
命割取首級一齊來獻王崇古大喜卽把哪咭及阿  
力力與赤猛克帶回又命裨將康綸奉送王孫回  
國哪咭與阿力哥泣別而去臨行巡撫方金湖致囑  
赤猛克勸倭王不可傷害阿力哥性命却說哪咭回  
至大營與俺達相見祖孫二人抱頭大哭感謝天朝  
不殺之恩全向北拜了五拜俺達差行人嗑兒漢等  
齊謝表到來表內言天朝赦我承重嫡孫回國得他  
接承國嗣真是莫大功德懇天朝大皇帝恩准和好  
愿年年貢獻土產作爲外臣并懇遍諭邊省軍民人

等依旧與我國貿易普無反叛皇天后土寔鑒此心  
總督王崇古遂帶嘩兒漢進京朝見并將張居正前  
後策畫情節一一奏聞神宗皇帝大喜贊張居正道  
張太師真正有王佐之才能令日本倭王稱臣归  
服昔年與日本議和因開馬市兩相交易後來屢被  
倭人殺傷我中國百姓兩國遂起爭端兵連禍結致  
令干戈不息羣臣見前朝南宋懦弱其禍皆由與大  
金國和議是以屢被外國欺凌因此共勸孤家征剿  
立威不與倭和今張卽獨主和議乃得倭人臣服大  
平無事真莫大之功張居正奏道昔者馬市起釁滿

朝文武都話禍因中國與敵和好失威示弱致啟兵端殊不知今日之和與前朝之和大不相同如漢朝把昭君送出塞外宋朝將金帛獻與大金國都是外國強盛中國懇求他和好本非他情愿故賈誼有倒懸之譬喻寇准不主和議今日乃外國懇和自願稱臣乞封是制和者權操在中國不是權操在外夷比漢宋懦弱求和萬不同昔年奏聞馬市倭人帶兵入境恃強轄買把無用的瘦馬要求數倍之利故貿易未久遂致搶奪相殺故先帝遂禁馬市不許交易今日則因他到來進貢官開墟市令他與邊地百姓

貿易或三日一墟或兩日一市設兵彈壓毛無爭鬪與前時馬市不同至于緊守邊關講究武備乃治國的常規不因他朝貢不朝貢然後增減若話倭人無信反覆不常試看我中國父子兄弟骨肉相約都不能包管有始有終何況夷狄之人怎得萬年和好只要在我不有柑制之法應如此牽行就行無識之臣動輒話夷狄之人最無信義與他和好必有背盟之禍难道近來數十年屢被他攻劫都因背盟之故麼將來背盟之禍至甚亦不過如此朝臣動輒以殺戮貧功不顧生民塗炭只圖私利不計公害外國愿和

卻不肯和遂失此机会此等臣子不独不忠兼之不  
智神宗皇帝聞奏大喜遂冊封俺達爲順義王年年進  
貢歲比來朝又准他與邊民貿易行入叩謝領旨歡  
喜回国于是神宗皇帝設下太平宴君臣慶飲尽欢  
而退張居正蒙皇上賞賜許多金銀寶物大喜回府  
对素娟道日本息兵归順今日宴飲太平蒙皇上優  
旨褒賞這場功勞寔出自你暗中摆佈的待我明日  
上朝將此情節奏明以免屈你之功素娟道倭人归  
順皆賴天地泰運之與君相燮理之德奴家怎敢冒  
功若將此事瀆奏天庭則堂上宰相計謀出自閨中

在奴家雖是甚榮在相爺頗竟爲辱奴家前蒙相爺  
活命之恩雖粉骨碎身未足云報今畧施小計以相  
帮未足荅鴻恩于萬一愿相爺將此事寢攔罢了張  
居正大喜道你立此大功不矜不伐不独有才兼且  
有德你旣肯將這場大功相讓不願奏明待我明日  
上朝单把鉄威害你之事入奏請旨拏京問罪罢了  
素娟道民間之事自有地方官所理不經該縣先稟  
大員依例尙有越訴之罪况敢驚動君相所以當日  
漢相丙吉路見殺人命案过而不問以存宰相体統  
况鉄威虽陷害奴家奴家現未曾死又得與相爺相

聚若非鉄威之力奴家怎得到此以受相爺知遇之恩鉄威虽有大罪寔有大功况天網恢恢小八必無倖免之理下須出自我手吾愿相爺不必把民間一件私事瀆奏天廷誰知素娟說出這段議論不愿收除鉄威不是蒙耻忘仇寔有一段深意自思婚姻乃終身一件大事怎可悞配愚夫若屈處家鄉必真才难得父母爲我擇婿屢不合意目中只有一个朱能京師乃聚才之地宰相有掄才之權我幸依附相門或可藉此以擇佳配再得一个如朱能這樣才貌者亦未可知若把鉄威這宗冤仇奏明例必委一欵差

前去必把我帶回原籍與鐵威對質。虽把仇人定罪，何益自己終身。况他圖奸未成，謀殺未遂，不比朱能。這個不共戴天之仇，何妨容忍于他，以待天誅。此是素娟的机權，任用張居正那里得知，只贊他有滄海之量，可稱得做世間生佛。女中丈夫我意欲收你爲乾女，暫居我膝下，替你擇一賢貴佳婿。得以後日衣錦還鄉，歸謁父母，你意下如何。素娟道：若得如此栽培，真是恩深罔極了。乾爹請上，受乾女八拜。張居正大喜，笑吟吟端坐受了素娟八拜。自後父母相稱相府家人，改口稱素娟做小姐，小姐卽寫家書對乾父說。



知差一个家人帶到家中報喜張居正又自己加一封書上內大約言今愛素娟有功于我上已經收他爲乾女替他權作主婚選擇佳婿差官去後却說張氏接得素娟之書見他未死又做了承相乾女滿心欢喜卽修書回轉張居正得接回書遂擇定正月十五日午時高搭綵樓拋球招婿後來不知招得誰人爲婿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張太師綵樓擇婿 李建良勸友招婚  
話說張居正擇定正月十五日午時命素娟在綵樓拋綉球招婿此事遠近喧傳上到李建良酒店建良

對朱能說道聞得相府小姐拋球擇婿賢姪尙未結  
親何不去走一遭朱能道小姪報仇念切刻不能忘  
今日宰相虽有絲樓招婿之事但我仇未報父在監  
中國不宜圖及婚姻之事况向富貴中求淑女猶如  
從科日中求真才豈可得底又話天下虽大知心朋  
友除貴保一人之外猶難再得一个同心之人談何  
容易只管從叔父之命往走一遭亦不过信步觀場  
稍散鬱滯耳出店而去建良與貴保說道據朱能所  
說之論知他今日去覘拋球容或有之想招此婚恐  
未必正在談論之間忽見朱能回到店中建良貴保

問其許久不聞得毋綵樓招贅不成朱能見問遂將  
綵樓祝場之事從頭說出原來朱能是日從早出門  
而去隨着衆人直到相府門前只見人山人海蹶遍  
通衢真个連袂成帷牽袂成幕但見綵樓搭得十分  
華美樓下坐了數十个相府家人个个錦帽皂袍手  
執長棍藤鞭在此彈壓到了午時相国小姐簇擁着  
十數个了环仆婦登上綵樓摆齊香案祷告天地月  
老站起身来旁有了环捧过綉球樓下有个老人家  
手執告示牌高声向衆宣道太師有示今日小姐拋  
球擇配你等少年未定親者站立樓下待小姐拋球

擲中招他爲婿不論貧富仕宦惟有仆隸優幸道士  
僧人及已婚者俱不許亂進倘球擲中此人不許別  
人恃強爭奪如違從重究治衆人聞諭卽擠身樓下  
惟有朱能從遠處站立看衆人執球只見衆人个个  
仰面爭看小姐將綉球高拋半空中有值日功曹送  
一陣輕風把綉球遠遠送到朱能頭上落將下來跌  
在朱能膊肩朱能用手一摸中人正欲爭奪被張府  
家人喝住各人紛々散去小姐同丫環仆奴下樓去  
了張府家人簇擁朱能人見早有家人先入報齊張  
居正與各官諸戚友俱在廝前聞報大喜請朱能不

見未能又所先謁張居正後與各官見礼礼畢站立  
張居正賜坐問及鄉貫姓名家世父母朱能道晚生  
係順天新科經魁朱能湖廣人氏家父伯容母杜氏  
現寓羊肉街李家酒樓今聞太師綵樓擇婿晚生偶  
爾觀場却被綵球誤中張居正道殿元公今日綵球  
擲中與小女正是天緣怎好說个誤字朱能道某初  
進步書生怎敢作相門之婿一則忠辱沒太師二則  
無父母之命無媒妁之言三則某有大事羈身婚姻  
之事稟过父母然後晚生就此告退張居正道少年  
登科他日前程定然遠大若謂有事羈身我想婚姻

乃人道之始事之大者。還更有大得過此。庶至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大禮所在。自不言。一面修書。稟請父命。一面差媒。脩行小禮。今秋闈在即。更望大魁天下。然後榮諧花燭。難道綉球一擲就草。匕成親。與戲場一般。庶朱能見相翁。談吐淡定。從容不甚逼。迨遂放下心腸。不好當面峻拒。遂講幾句謙詞。套話。然後起身告別而去。去到店中。見建良。貴保相問。遂把這段情由說出。又對貴保道。愚兒隨衆觀場。不意綵球擲中賢弟。平日精通易理。煩與愚兒卜一婚姻之卦。何如。貴保排成一卦。說道。此卦大吉之兆。報仇。尽

在此牽生能接了綉球欲想报仇不知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

第十七回 黃貴保金殿對策 神宗皇御案考才

却說神宗皇帝自見貴保之後心中喜他少年博學高才想格外封賞于他然心已定是日坐朝群臣朝罢皇帝宣諭綸音道朕昨日微行觀看景色到羊肉街李家酒樓見一幼年書生十分博學高才朕意欲宣他上殿待卿等面試如果真才寔學將以不次封他卿等以爲何如衆臣未及裁荅旁有首相張居正出班奏道既有高才卽當選用業經萬歲聖鑒何用

臣等面試但不知此生姓名籍貫在處可有戚屬否  
神宗道此人姓黃名貴保本籍湖廣迂居襄陽現寓  
李家酒樓就命兵部尙書何維柏明日帶他上殿待  
朕再試將他選用維柏領旨謝恩退朝回府用过早  
膳卽帶了家人摆道直到羊肉街李家酒樓命家人  
通報貴保聞兵部尙書到來不知何事忙出迎接維  
柏下轎貴保上前打恭維柏扶手問道此位就是黃  
貴保先生麼貴保道不敢小子就是黃貴保維柏見  
他容貌英俊大喜握手登樓與貴保重新見禮建良  
朱能上前恭拜一齊坐下進茶匕畢維柏對貴保道



恭喜先生福運到了前日曾與誰人飲酒聯對貴保  
道同一朱先生飲酒維柏說道你道他是何等人貴  
保道寡未嘗問及維柏道算足下頭等福命前日與  
飲者非比別人乃當今萬歲萬歲愛你才學今早臨  
朝命我召你明日上殿不次封賞豈不可喜貴保聞  
言喜道皆賴大人鴻福維柏卽起身辭道足下好早  
些收拾頃刻進敝衙明日五更一同上朝陛見貴保  
遵命相送下樓俟維栢上轎打恭相送退入店中建  
瓦朱能旋與貴保賀喜貴保回房收拾書籍琴劍謂  
朱能道兄暫寓此待我面聖後再來相聚朱能道賢

弟此番面聖定必身榮恩厚與你看守行囊待弟是  
授河官然後親送到貴衙就是倘得進身祈爲雪冤  
貴保道這个自然倘得倣倖定必効力俄頃何府家  
人隨帶一轎到店相請貴保貴保辭了建良朱能上  
轎直到兵部衙門參謁維柏維柏下座見禮茶罷歷  
問行藏貴保從頭細述維柏十分嗟嘆相談未久晚  
筵早備兩人入席暢飲高談貴保对蒼風生言辭博  
雅維柏十分愛敬說道足下有此高才明日大廷面  
聖務須大展鴻才包管至尊不次摺用貴保謙遜不  
當席散命家人引貴保入書房安歇到了五更維柏

命貴保撰江祈潔衣服相隨上朝命貴保暫在朝門  
候青旂復淨鞭三响朝臣鵠立天子登極群臣俯伏  
朝參已畢各归班肅立神宗皇帝宣動綸音道眾卿  
有何本章當殿敷奏兵部何維柏出班奏道奉青召  
黃貴保現任午門請青定奪神宗人喜即命侍臣宣  
他上殿貴保聞召膝行至金階舞蹈山呼俯伏在地  
神宗傳諭道朕曩晚微行遇卿見卿高才欲破格摺  
用今召卿到廷面試爾其務展經綸即御筆親擬題  
目報他對策三章貴保領青跪在金墀手不傳書題  
詞馬賦三篇交與內侍進呈神宗皇帝御覽

第一題 擬漢王拜大將軍後諭將相大臣

定天下之大亂者必待天下之將才有天下之將才必當付之以天下之大任今項羽背約毒民諸侯王效尤天下煽動寡人欲安之而未能虽良平無所施其智今丞相何言治粟都尉信國土無雙足當大任故擇日齋戒設壇具祗拜爲大將也責以覆楚下齊平三秦燕趙魏而一天下如反手也夫駿馬逸羣孫陽乃識國狗之瘕見獵乃噬將相大臣毋少信當思寡人所以爲信用者奉其教令以濟乃公事

第二題擬漢高帝召故鄉父老迂新豐詔

朕經營天下不得常與父老遊久矣父老其無恙  
朕常念之而皇上之念父老尤甚蓋桑梓故田非  
富貴所能易好人有同情也而謂父老能忘我皇  
上哉然安土重迁父老徒有室遠之嘆朕甚悉焉  
茲遣胡寬作新豐田園室廡悉如故里以休我父  
老庶乎肯來以爲我皇上欢毋以疇昔恃酒嫚罵  
蒞朕而有退心俾朕不能養志也有司其備安車  
以迎毋若故鄉子弟

第三題擬曹孟德下所司修跡衡墓教

處士弥正平俊才兀梟非世所識誠如父舉所謂  
一鷲也孤非不能容之第欲容之諸侯使天下知  
有此不羈之才且自裁其狂耳黃祖小人置之大  
僚有負孤杯茲聞其藁葬荒洲當今所司修治墓  
田置守塚數家毋滋宿莽異日或過其下孤將有  
隻鷄頭酒之奠豈忍棄此塚中枯骨而俾千金買  
駿擅美于前哉

神宗皇帝覽罢大喜御筆加上圈批賜與閣臣同閱  
道卿等試看三篇方知朕賞鑒不謬科目中所取八  
股之士那得有此古致筆墨倏然西漢古文一樣不

独才希班馬兼之字敵鍾王可稱得做天朝人瑞了  
衆臣闕述俱十分嘆賞同奏道貴保天廷奇才光輔  
陛下伏乞格外褒封不知神宗准奏否且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施厚澤敕賜 元 雪深冤本奏叛逆  
詩曰 喜得身榮顯 还思剪勢奸

玉堂類起草

金闕奏天顏

話說神宗皇帝見群臣請封貴保遂沉愁許久對衆  
臣說道本朝二百年来俱依洪武旧制以春秋两科  
場取士今朕欲破格褒封貴保又恐坏祖宗成規貽  
天下後世訛誚卿等之意若何首相張居正奏道科

賜取士。雖是國家田規，但歷考前朝，亦有格外之典。如唐明皇之于李白，特賜翰林學士，臣看貴保之才，不減李白。既爲朕心所賞，又爲廷臣所推，正當額外優封，以鼓勵天下讀書稽古之士。異日史臣載筆，應推陛下爲聖明之君。神宗問奏大喜，敕賜貴保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之職。旨下內侍奉過冠帶簪花，賜酒遊街三日。黃貴保舞蹈謝恩，朝退各朝臣向貴保道喜，貴保謙謝一番。何維柏命家人送貴保到翰林公署，有長班投手本拜迎。貴保入到本衙，各長班一一拜叩。未幾，何維柏又命家人送鋪蓋什物、金銀



到署黃保拜受次早上朝叩謝聖恩後卽坐轎同閣  
臣拜候次向六部三司及同館前輩一一拜候卽修  
書差長班到東昌李建中劉承恩處問候報喜又差  
人帶書回家報知母親然後到羊肉街拜謝李建良  
父叫朱能收拾行李輜重到署居住同享榮華朱能  
與黃保日夕談心諸事已畢明日遊街牌寫着欽賜  
狀元原籍湖廣襄陽府姓黃名貴保父親黃世榮帶  
綢綾上京貿易兩載未有音信但有四方君子知其  
下落到來報信花紅重賞是晚將頭牌之字抄了數  
張粘在歇客行之街道是日黃世榮無事出街看見

報單原是我兒子得欽賜狀元明日在行門口等他相会是日貴保遊到此處一見父親連忙下轎上前相会朱能在旁上前叫見在路不便細問卽同世荣回公館將鉄威被害并欽賜狀元之事一一尽說世荣聞言一悲一喜悲的是女兒投江喜的是兒子荣貴又問朱能訟事若何朱能把已身所歷從頭縷述世荣聞言十分嗟嘆貴保又問父親生意若何因何到此世荣曰爲父出了山東在旅店病了月餘纔得全愈復遇是痛又逗留十餘日是以遲至春初裁得到京寓在西城張家店到了月餘恰好貨物脫清只

因候張公開行一來到各衙門打探朱賢姪可曾  
到京恰好與吾兒相遇吩咐朱能可到西城張家店  
與吾家人將存下之銀并行李一總帶來公館安歇  
光陰似箭轉眼又是秋闈朱能考取武進士第三名  
及至殿試朱能中了武狀元上朝謝恩出門拜客寄  
書回家又寄書往劉承恩與李建中報喜一日貴保  
與朱能署中議事忽報兵部尚書何維柏回拜朱能  
出門接見貴保上前見禮三人坐下飲茶已罷朱能  
便請仲寬之事何維柏道我昨日已經將此事與張  
大帥商量過了貴保便問張太師有何主意維柏道

太師說此事各位大人不宜動本只宜朱大人先奏  
自己寃情倘聖上怒不測某與太師自有講停朱大  
人卽宜寫本明早入奏朱能稱善正欲留宴維柏告  
辭朱能相送出門而別轉入後堂再與貴保商議貴  
保道張太師主意甚高吾兄遵行無碍縱有不測可  
對得天下後世朱能遂留貴保过夜灯下商量草本  
到五更一同上朝神宗皇帝臨朝各官朝奏已畢朱  
能俯伏金堦奏道微臣有寃本一道上瀆聖聰神宗  
道卿有何奏章且平身站立朱能遵旨內侍將本章  
呈上御案神宗再三披覽道據卿所奏寃情如果屬

寔不独胡豹父子国法难容即該地方官亦應分別  
議處倘誣告国戚擅奏大臣卿家亦有不便此事究  
竟詳細如何卿宜據寔詳奏朱能遂將此事一一從  
頭直奏言詞剴切声泪欲迸神宗听罢拍案嘆道脅  
奸而致刺殺斃証而辱平民居官者以貪墨為心恃  
勢者以淫虐目肆功令矣在国法奚存該縣固屬可  
誅該撫尤殊可殺通省官吏只有一个何象峯守正  
不阿胡豹如此橫行目中豈有君長即當召回質訊  
按律成办張居正出班奏道臣聞鎮国公不特居卿  
肆作威福且素蓄不臣之心陛下宜早隄防毋使禍

延熹、蔓神宗聞奏，喫驚道：「此事卿何處得聞？若果如此，便是國家大患了。」卿若有所見聞，不妨直奏。朕斷不見罪。張居正道：「此事間兵部何維柏及欽賜狀元黃貴保二人便知。」神宗便問二臣道：「二卿可把胡豹反迹據情直奏。」如果得寔，朕自有賞。何維柏奏道：「鎮國公反迹，臣寔未知，但臣弟何象宰現任相陽府有書到，臣言及其事。」神宗道：「書在何處？」呈上。朕覩維柏卽在靴中取出此書，呈上。神宗一看不住，搖頭貴保隨奏道：「鎮國公有一外甥唐玉龍在大雁山爲寇，因往胡府祝壽，中途與人打架，臣父見他說出欲與胡

豹父子合兵造反况臣在家稔聞他私造軍器陰養  
死士據此數款反迹顯然請萬歲定奪神宗听罢便  
問群臣道卿等公論若何張居正奏道以肅愚見宜  
命欽差齊旨一道召他人子回京交大臣會審按法  
治罪不知聖心若何神宗聞奏點頭道是旁有胡豹  
相好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宋琮出班奏道不可不  
可群臣大驚不知他所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都察院暗地通書 鎮国公襄陽造反

詩曰 狐鼠憑陵日 彤廷盱食時

殷勤論推轂 各副聖明知

話說宋琮出班奏道不可不可鎮國公平日忠良必無異志反迹之說俱屬群下猜疑且朱家命案據奏亦是伊子所爲况未經面質曲直不分陛下不可輕信衆議恐皇姑見怪張居正上前奏道宋琮所奏甚差此事遲疑則机洩禍大速發則禍小但旨意只作平常召回供職不可露出今日之議併不可提及朱家之事神宗点头道張卿所奏甚合孤意卽草旨一道交內臣吳恩帶至湖廣召胡豹父子回朝供職遂拂袖退朝群臣各散回衙宋琮着急卽修書命于里馬星夜赶到湖廣道知胡豹却說胡豹自從見雲福



弄出事後得通省官員替他回護越發肆行無忌霸  
估民田縱容兒子強奸民間妻女種上不法襄陽百  
姓受他荼毒無可告訴真正冤氣滿城又日日與心  
腹官巡撫李士林淮安總鎮莫如龍襄陽知縣雷象  
星等飲酒取樂陰蓄死士製造軍裝器械謀爲不軌  
一日正與各官計議欲圖起義忽探子回報皇上差  
了內官帶旨不日就到湖廣各相驚訝不知何故忽  
家人報說都察院宋大人差人下書胡豹傳人打發  
來使回去將書折看一見大驚將書遞與衆看各官  
驚道事机洩了公爺還要卽刻打点先發制人胡豹

卽修書十數封分頭命家人通知各處心腹提鎮武弁着他刻口帶兵到省相會又修書寄二子囑他暗運兵糧一一籌畫已定忽然觸起外甥唐玉龍又卽修書往大雁山通知于是各路佈置已完俄而登報聖旨已到省城各官俱去迎接胡豹掇乚不理且說欽差吳恩齊了聖旨一到省城各官跪接請問聖安後各乚與吳恩見禮吳恩不見胡豹到來接旨便向各官問道因何鎮國公还不到來接旨如此怠慢豈是臣子所爲巡撫李士林道聞得公爺有病未知真否卽委雷知縣去催少頃知縣回報公爺現有病請

欽差大人齊旨到府宜讀吳恩怒道如此無礼不畏  
萬歲見罪乞無奈即將聖旨直到胡府各官隨後一  
齊擁入吳恩一到見府門大開並無一人迎接心中  
含怒直進大堂見胡豹據中而坐並不起接昂然不  
理吳恩大怒道聖旨到省胡大人推病不接到還罷  
了今日咱家齊旨到府仍復昂然不動悖逆已極真  
上聞知罪無可逃胡豹喝道聖旨豈壓得本公么今  
日独據一方不受朝廷管轄此道聖旨只可帶回朝  
罷吳恩不理捧旨站在正中朗乞宣讀胡豹下座將  
聖旨扯碎擲地对吳恩說道本該殺你姑留你回去

說知昏君叫他早乞讓位不然本公不日提師到京  
罵聖命家人將吳恩鞭出去吳恩帶怒星夜回京把  
胡豹碎肯逐差之事奉聞却說胡豹碎肯逐差各官  
在旁俱各嘿乞無言當下惱了知府何象峯兩座斥  
之道公爺不接聖旨悖慢之極况復碎肯逐差與亂  
臣賊子何異他日六師一到恐禍及生灵胡豹怒道  
小小官兒在本公跟前肆言無忌不怕死乞何象峯  
大言道本府官虽小曉得尊君親上不似公爺位極  
人臣且爲國戚反忘君負義本府頭可斷身可殺而  
舌不可屈怕甚乞生死胡豹大怒道如此狗官利口

何我喝命摘去冠帶發縣監禁待事平後再行殺却  
何象峯不住口大罵家丁將他帶去寄監何象峯一  
到監中禁子梁玉接入問因始知胡豹造反遂對知  
府說道胡賊造反滿城百姓定遭塗炭大老爺是朝  
廷命官生死可置之度外豈可連累家眷小的愛敬  
大老爺是个忠臣倘有用着小的之處虽赴湯蹈火  
萬死不辭知府聞言大喜就命梁玉到府衙帶家眷  
到兵部衙門逃避并命放出朱百容與家眷一齊到  
京梁玉領命遂約齊陳升等一班同學兄弟保住各  
人家眷一同進京以避胡豹之乱却說胡豹把知府

發監之後怒犹未息李士林道公爺碎肯逐差欽差  
回奏必有六師問罪公爺還須早爲之計胡豹道不  
妨本公籌算已定兵權已在我手朝上並無能將縱  
有師到管教片甲不回雷知縣道爲今之計急須正  
另爲先廢幾師出有名總得四方響應莫如龍道縣  
太爺所見甚高公爺還須先正王另胡豹喜道若得  
衆位同心得了山河誓當列土分封衆官稱謝于是  
胡豹自立爲吳王建大吳旗另將鎮國公府改爲王  
府招募鄉勇收納亡命此是後話不表且說何知府  
家人見家爺被胡賊監候忙走回衙報知主母蔡人

周氏周氏聞報大哭正欲到監會夫恰好知有打發  
梁玉到衙叮囑恭人叫他卽速收拾家私與各家眷  
星夜回京到兵部伯翁處求他上訴恭人間命只得  
忍泪收拾細軟帶了兒子同着家人逃走梁玉引路  
會齊朱百容及黃世榮家眷命陳升等一班同學兄  
弟前後護着女眷輜重不分日夜趕到京中伯容與  
世榮家眷俱到兒子任所兩家父子相見貫保又見  
賽西產下幼弟不勝歡喜次口引着父母拜見張太  
師與如也素娟相見悲喜交集各訴前情不在話下  
却說恭人周氏携眷人到兵部衙中維柏一見媼氏

象峯家眷到來大驚問周氏哭訴前情維柏勸慰一番次日上朝把此事奏明不知肯意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聞叛逆教場與師 逆良言後堂拒諫

詩曰 孛駢本同類 木異見蓬麻

涇渭自分流 賢好出一家

話說何維柏上朝正欲將胡豹造反監禁知府之事奏明恰好吳恩回朝直奏胡豹碎旨逐差反迹顯然神宗皇帝大怒卽與衆臣計議維柏奏道臣弟何象峯現在襄陽府苦勸胡賊被禁縣監昨臣弟到臣



署中哭訴懇方歲且發天兵征討免成大患神宗問  
奏道進征之說固屬宜然卿等公議何人伋堪掛帥  
首相張居正奏道臣牽唐坤爲元帥新科狀元朱能  
才兼文武謀勇俱全况與胡賊有不共戴天之仇可  
當先鋒大任可保無虞神宗聞奏點頭道准卿所奏  
還須得一智謀之士爲軍中叅謀卿等公議誰人朱  
能奏道欽賜狀元黃貴保韜畧过人陛下命他爲叅  
謀此人足智多謀可充叅謀之職神宗大喜准奏卽  
諭唐坤道朕付卿以軍机卿宜忠心戮力務祈剿滅  
奸邪報却國難私仇有功回朝重加官爵卽加封卿

爲靖逆將軍招討元帥撥雄兵六方賜上方寶劍得  
便宜行事卿勿因皇姑在彼便生疑畏大軍到彼查  
寔皇姑某不與謀止將逆賊父子捉解回京待朕處  
決倘皇姑從逆卿不妨一搥擒拏朕決不以骨肉而  
廢國法尔其欽哉唐坤領旨謝恩归班站立又諭朱  
能道湖廣是卿故里地形必熟朕封卿爲指揮將軍  
討逆先鋒之職同唐坤征討逆賊展尔經綸回朝之  
日另行陞賞尔其欽哉朱能謝恩归班站立又諭貴  
保道封卿爲兵部侍郎軍中叅謀輔佐元戎捉擒叛  
逆有功回朝朕當重用尔其欽哉貴保謝恩归班站

立于是各賜美酒三杯三人跪飲謝恩退朝朱能貴保各辭別了家眷朱能又命梁玉陳升等一班徒弟跟隨軍中効力唐坤擇黃道吉日在教場上点齊六方雄兵祭旗與師唐坤全身披掛統了大軍直出京城浩七蕩七望湖廣進發胡豹聞知卽集衆商議是時各路心腹之將多有帶兵到來聚集各處兵馬約三方有餘胡豹對衆將說道唐坤統兵而來我兵虽少用竒謀以禦之定獲全勝卽出示命城外百姓尽迁入城中在城边掘下坑壑城外大河一槩置毒各路兵馬有未到者復發檄文催促各城門俱發重兵

把守城樓架定大炮城門出入搜檢隄防奸細但有  
異言異服之人無城內軍民保認者不准入城自此  
軍容頗盛准備俱齊胡賊雖是個叛逆之臣而才足  
濟奸果然調度有法又能瞞過母妻毛無知查但庭  
幃密迤怎能瞞得住呢殊不知他治家極嚴凡有机  
密不許下人傳揚是以內外間隔做出種種悖逆皇  
姑與母親如在夢中一日胡豹同雲福在教場操兵  
闔府家人跟隨外庭無人只有數十个小僮看守剛  
遇皇姑別有差遣着了环出喚值日當差的見外庭  
無人了环人後堂回報皇姑即傳小僮同話小僮稟

稱今日衆家人俱跟王爺操兵皇始道甚么王爺衆家人俱跟隨他去小僮稟道王爺卽是公爺皇姑驚疑道爲何王爺卽是公爺你須一一直說小僮便把碎旨逐差調兵徵餉立國稱王之事說出且言聞朝廷大兵不日到了皇姑猶尙未知么皇姑聞言大驚道一向未曾出堂誰知弄出滅門大禍哀家如在夢中這事怎了得遂急入佛堂稟上陳氏太君道婆也  
不好子公爺造出滅門大禍了陳氏正在念佛聞言大驚問何出此言皇姑便把小僮所述之言從頭說出說罷泣道公爺造此大逆教媳奴有何面目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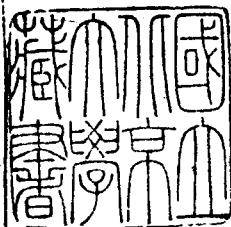
見待他回來婆也還須勸戒他纔好陳氏驚得聲泪  
俱嘶手足騰震泣道這畜生不知听誰唆摆造此惡  
逆叫了环打听他回來否姑媳正在相怨到未牌時  
候报說公爺回府了了环相請入内胡豹聞母呼召  
卽同雲福人内拜見陳氏復與皇姑見礼雲福拜見  
婆也母親各相坐下胡豹見母親面帶泪痕心中驚  
駭欠身問道母親呼喚有何教諭陳氏道我胡家世  
代忠良勤勞王室傳及你身貴爲國戚位極人臣正  
宜矢忠矢慎报蒼皇恩豈期身作叛臣僭王造反爲  
娘試問你那日何故碎首何故逐差不知被誰摆唆

喪心至此不若早听嬭言束身朝廷平門請罪或者  
天恩軫念赦罪未知縱或聖怒不容亦免叛逆惡名  
他日貽羞青史吾兒还須三思皇姑亦諫道婆卜之  
言有理公翁听從爲是不知胡豹依與不依且听下  
四分解

繞球錄卷之三終

秀求家

卷之三



廣玉身

卷二

廿



第廿一回 獸畜臣弑母囚妻

犁牛

話說陳氏姑媳勸胡豹改邪歸正胡豹道母親有所不知那昏君不念怕恩听信讒言欲召我父子殺害幸得宋琼大人通知今又差唐坤提兵不日將到孩兒騎虎难下不得已背城一戰僥倖勝則爲君陳氏怒道不听良言必有敗亡之禍當日宸濠之事可爲前車之鑒老身年過九十死不足惜独惜皇姑與衆孫媳死得無辜爲可憫吾兒何苦累及滿門胡豹昂然不听皇姑與陳氏苦乞勸諫多方開諭總也不從皇姑忍不住大聲說道古云禽禽尚知報恩

義大猶能念主公。爺身爲國戚。受兩朝厚恩。不思反。忠報國。這還罢了。反不自度。妄圖天位。真禽犬不如。哀家怕你天位未得。必致天誅。你自作自受。毋庸他怨。連累哀家。身作逆妃。得罪先皇。得罪主上。得罪天下。万世且四親九族。祖宗坟墓。爲你一人。慘受誅鋤。試問心頭。可过得去。否。胡豹怒道。可惡逆妃。毒口傷人。孤正初。奪義旗。便說許多不利。不念結髮情。分室劍決。不容情。陳氏早已氣倒。在椅上不住搖頭。皇姑見丈夫昏迷。不悟。復細語低言。反覆順諫。胡豹愈听愈怒。掩耳不聞。雲福勸母道。父親此奪。衆心相輔。母

親不必諫阻得了大位母親貴擅椒房何須如此苦  
勅皇姑怒道都是爲你畜生行兇得罪朝廷激變老  
父造出弥天大禍命取荆条卽將雲福痛打胡豹重  
重大怒道可惡賤人屢與孤家作对拔出佩劍揪胸  
欲殺雲福連忙跪勸胡豹只得放手皇姑大罵不絕  
激得胡豹推開雲福持劍追殺皇姑急走陳氏忙起  
身相勸豈期胡豹錯手不及將母親殺死驚得拋劍  
不迭跪倒在地皇姑撫尸大慟哭畢大罵道好逆賊  
背君殺母天地難容愿早被天誅免致禍延九族胡  
豹按捺不住拾劍刺殺雲福上前攔阻跪下哀求胡



到來叫我暗助兵餉我想從父則不忠逆父則不孝  
事出兩難李夫人道老爺出仕朝廷此身便非胡家  
所有况庫銀乃國家軍餉絲粟不宜動支莫道取來  
助逆謀卽取來作朝夕甘旨亦屬不得妄聞父有過  
子當諫老爺還須以書止之雲光卽磨墨揮毛在案  
頭寫書一封其大意劝父改轉邪心回朝待罪免至  
禍貽赤族遺臭方年軍餉决不能相助云云寫畢傳  
來使諭道回去上稟公爺求依書行事便是家人拜  
辭而去是晚雲光沐浴更衣寫告死辭帖辭別士司  
下屬置在案上囑李夫人道我父天性强悍必不听

諫我不忍見其敗亡今晚尽忠夫人千祈不可回鄉  
就后近地撫養遺孤隱姓埋名以存胡氏一脉愚夫  
受賜多了李夫人痛哭相劝不從俄而夫人睡熟雲  
光望北拜謝君恩吞金而死李夫人醒来不見丈夫  
起身我尋見他已死撫尸痛哭天明報知上司各官  
俱來相驗問他何故夫人將遺書呈上各官嗟嘆回  
衙有巡撫將情節并遺書拜本回京李夫人遵夫遺  
囑命家人在近地做居撫孤守節胡豹長子之事已  
經了局再表他次子雲龍在廣西梧州稅兵官署見  
家人胡成到來把父親書信呈上雲龍見書不勝氣

惱對胡成道交親听誰唆摆造此逆謀难道吾母鍼  
口不言甘同作逆胡成道公爺作事秘密下人不敢  
傳說皇姑在內怎知雲龙道吾母不知誰道吾弟在  
家知犹不諫胡成道三公子不独不諫且首作逆謀  
據小人看來這禍端皆因三公子而起雲龙問其緣  
故胡成把前事從頭直說一番雲龙怒道原來這畜  
生惹起禍根交親怎成這樣昏蒙不綁逆子上朝請  
罪还听唆作逆禍及滿門我是朝廷臣子軍兵是朝  
廷軍兵我寧作不孝毋作不忠我兵亦不發書亦不  
修你只回去待我傳說劝公爺把三公子解上朝廷

請罪爲是不然禍貽九族果及宗坟你速回去罢胡  
成領命而去雲龍帶怒進入後堂不知後事如何且  
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檄五路兵助胡豹

斬饒將先鋒逞能

詩曰

螳螂知不敵

鄒楚漫爭鋒

栗轍有震濠

昧鑿咲胡公

話說胡雲龍帶怒進入後堂把情由說與莫夫人知  
道莫夫人大驚道這事如何了得公公如果造反老  
爺與妾身休想得活莫若先行出首或者聖上開恩  
雲龍道吾算計已定了明日雲龍自行束縛帶父親



的手書在身到提督衙門求請摘印提督陳鵬不知  
其故命家人解縛賜坐問因雲崖泣訴其事將書呈  
土陳鵬躊躇道此事我不能作主說畢即刻令齊督  
撫布按三司將此事此書拜本仍命雲崖回衙理事  
候旨下再行定奪过了一月旨下命該督撫將雲崖  
監候事後再行議處妻子家產如故陳鵬奉上將雲  
崖軟禁打听胡豹消息且說明豹滿塗两个兒子帮  
兵助餉誰知兩處家人回報俱說不肯相助心中大  
怒罵了逆子一番又聞朝廷命唐坤爲帥朱能爲前  
部不日大兵已到急聚眾商議應敵果然唐坤兵到

湖廣離城十里把人馬割住同着先鋒朱能叅謀貴保相度地勢結下營寨命士卒掘地取水不許汲飲大河恐妨有毒又禁止擄掠傳令五鼓造飯天明出戰到了次日兩軍炮响一齊出馬這邊唐坤头戴盔盔身穿金甲手執銀鎗坐下烏騅馬殺氣騰騰手執戰將數十員个个盔甲鮮明刀鎗林立把人馬佈成陣勢那边胡豹頭戴紫金盔身穿綉袍手執方天畫戟坐下紅鬃馬手下一班哉將个个揚威耀武來到陣前唐坤在馬上一見更不打話大声說道那位將軍與我擒此逆賊旁有先鋒朱能應声出馬手持

金鑰跑到陣前大喝反賊好來受死胡豹部下莫如  
尤提鎗對敵兩下名通姓名鎗鑰交還戰了十數回  
合莫如尤抵敵不住錯手不及被朱能一鑰打落馬  
下軍士上前取了首級胡豹見莫如尤已死心中大  
怒指揮衆將上前將朱能圍住唐坤一見亦催動人  
馬官兵陣中个个爭成逞勇殺得胡軍大敗胡豹督  
率敗兵走入城中朱能掌得勝鼓回營命軍政司紀  
朱能頭一功胡豹回城查点兵將傷了士卒三千有  
餘殺死五名官將心中大怒與衆官計議再發檄文  
催動五處人馬那五處呢

巴州鎮吳威

綏江王勇

長沙遊府陳隆

巫峽都司李江

大雁山唐玉危

雷象星對胡豹說道朝兵不過六萬我軍虽少足以相當惟被先鋒朱能年紀虽小英勇異常莫將軍被他殺死挫了銳氣是以如此大敗王爺但當寧耐一二日養過銳氣待各路兵到然後出战可保全勝但遥計五路人馬只有大雁山隔涉頗遠其餘四路卑

職計之不日必到說話未了忽聞城外炮响連天胡豹驚疑命雲福上城探望見有兩枝兵馬屯在東北扯起巴州綏江兩處旗号卽下城回報胡豹大喜與各官商議卽点定人馬吩咐各將但听兩軍炮响卽出城迎敵直冲唐坤大營使他三面受敵首尾不能相顧各將得令安排准倫是時唐坤正在大營與朱能貴保酌酒賀功忽探馬報到有两處人馬扯着巴州綏江兩處旗号將近到營唐坤聞报正欲發兵拒敵貴保道且慢不知兩處兵馬果是助逆抑或勤王待他札营听过消息再作計較唐坤道泰謀之言甚

善到了次早不見兩營到來知他是助逆無疑了唐坤分兵兩枝命梁玉陳升各帶精兵一萬在營前左右埋伏預防城中人馬冲營唐坤点齊各將准備與巴州綏江兩枝兵交戰且說巴州鎮吳威當日得了胡豹催檄即点精兵一万五千会同綏江協王勇一齊帶兵到荆州助戰兩下合兵二萬有餘到了荆州見大兵屯札知朔兵已到札下營寨歇了一日然後兩下点齊人馬與唐坤會戰不知兩家勝負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唐帥征南風倒簾

胡兵敗北夜劫營

話說唐坤聞得炮响，出營迎敵。兩軍相見，唐坤罵道：「朝廷高官重祿，相待你等今日天兵討逆，不來相助，却從賊反戈如此殘臣，狗彘不若。吳三二人見罵，面聲喝道：你等讒臣誣惑主上，加害王爺本鎮，見事不平，特來問罪，勸你拋戈棄甲，下馬投城，本鎮帶你陪罪。王爺保你高官重爵，倘逞強不悟，管取死在目前。」唐坤未及答應，朱能在陣前喝道：「不必多言，好來受死。吳威大怒，挺檣喝道：無名小子，如此稱強，待本鎮取你狗命。朱能執鏑相迎，王勇卽催動各將與朱能各將應敵。兩下混戰，兩路人馬被官兵殺得馬仰人

翻抵敵不佳胡豹在城上望見卽点齊衆將出城直  
冲官營梁玉陳升兩枝伏兵從左右殺出兩下廝殺  
战了許久無奈胡家人馬衆多梁玉陳升看以抵敵  
不佳正欲敗走剛遇唐坤大軍追殺巴州綏江兩路  
敗兵見梁玉陳升與城中人馬对敵勢似不支卽剝  
合大兵兩下夾攻胡豹人馬大敗混同吳威王勇兩  
處殘兵逃走入城唐坤鳴金收兵回營紀了各將功  
勞此場大战傷了吳威上將十員士卒二千有餘王  
勇被朱能打傷左臂王勇对胡豹說道朝廷兵勁先  
鋒勇猛难以取勝座中有泰謀區通献計道胡兵誠



動日開確與交鋒，依未將愚見，金晚三更王爺親率大軍，劫他營寨，彼勝而驕，必不准脩大軍掩襲，必能全勝。可雪連日之耻。胡豹與衆將商議已定，卽傳令各營將士二鼓在轅門听令。是晚唐坤與朱能、貴保坐在大營商議軍務，忽有一陣狂風從東方震字位來，把軍中帥旗吹倒。各人心中驚疑，貴保卽排開八卦推算道：此是警兆。元帥可傳令各營將士人不離甲馬，不離鞍，提防胡賊今夜却營。唐坤聞言，卽令中軍官到各營宣諭，自己同貴保等在中軍帳秉燭談論兵机，到了三更，果然城中八馬啣枚疾走到了唐

坤大營喊聲殺入各營官將俱有准脩直出廝殺唐  
坤未能一聞人馬嘶喊飛身上馬督率將士奮勇爭  
戰是時天昏月黑胡豹見有准脩不敢恋戰兩下响  
喊混到天明各抖精神再戰了許久胡兵大敗胡  
豹心慌錯走落荒未能緊追趕唐坤見未能追趕  
胡豹遂揮動各將協力追擒正在緊急之時忽聞鈴  
响馬嘶一隊人馬打着兩枝旗号原來長沙陳隆丞  
峽李江兩路兵來胡豹一見心魂稍定拍馬喊救陳  
隆李江急上前接應未能與各將見兩枝人馬救子  
胡豹遂不敢向前回陣中唐坤見他救兵已到亦

不敢追殺。收兵回營。陳隆李江將人馬帶齊入城。胡豹向二將致謝一番。令雲福點過將士。殺傷踣踏士卒共計八千餘。死了十名千總。兩名都司。四名守備。秦謀區通亦已陣亡。這場挫衄。非小。胡豹十分忿恨。陳隆李江勸道。王爺不須愁煩。待末將二人。明日出馬。務必將他殺得大敗。報却王爺心頭之恨。胡豹道。若得二位將軍如此孤當重賞。但他先鋒朱能十分英勇。我營將士多喪在他手。二位明日須要打點。李江道。王爺休長人之志氣。滅自己威風。小村自出身以來。未逢敵手。任他勇如狼虎。小將不殺敗他。誓不

爲人陳隆道待明日同李都司會過一陣得勝便罷  
倘若不能取勝待未將擺個陣圖務必將他六万六  
軍因死沙場若有一个得回不算得未將手段胡豹  
與各官聞言大喜治筵款待且說唐坤回營紀了諸  
將功勞朱能道今日直可惜險些擒了逆賊若非那  
兩枝軍到必然一戰成功貴保道成功只在遲早諒  
他烏合之衆何足與我軍對敵况其勉之唐坤道且  
待明日出战殺敗了新來兩枝兵則擒胡賊易如反  
掌了是晚酌酒賀功款談暢飲安排明日與陳李二  
人交鋒却說陳隆李江二人次日領了部下二万人

馬出城來到唐坤營前胡豹與各官在城樓看敵李  
江出陣大喝道誰是朱能好來受死朱能大怒拍馬  
出馬喝道好逆賊既聞先鋒大名還不下馬受死李  
江大怒牽起雙鎗直打朱能朱能把雙鎗一架兩人  
各逞生平伎倆奮勇前驅戰了數十回合不分勝敗  
陳隆指揮部下上前相助唐坤一見令各將出馬迎  
敵兩下混戰五有殺傷李江與朱能足戰了二百餘  
合見不能取勝虛閃一鎗拍馬便走朱能上前追趕  
唐坤恐中計鳴金收兵陳隆李江入城胡豹接見相  
慰道李都司真勇將也能與朱能力戰許久彼軍諒

不敢輕覷了李江謙謝陳隆道彼軍虽勇待本將畧  
施小計包管他六方大軍喪在我手胡豹問道將軍  
有何妙計能破彼軍陳隆道未將得異人傳授秘術  
待明日摆下落魂陣誘他大將困在陣中王爺統率精  
兵躡他大營必得全勝胡豹大喜于是酌酒相慶犒賞各  
將且說唐坤回營謂朱能道不意先鋒今日得遇勁敵  
依本將看来那賊將英勇不出先鋒之下今日陣前  
詐敗必有詭計是以收軍朱能道若擒得此人逆賊  
便易平復但須智取不可力敵待明日交哉用一条  
妙計擒他不知朱能用甚么計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顯神靈飛砂走石 落魄陣折將損兵

詩曰 烏兔誰逢掩 何傷日月明

仙風蒨邪穢 悠然見太清

說話朱能在營中與唐坤談論忽有軍士呈上胡賊射承一書唐坤折看與衆將商議道賊人約三日再戰必有詭計且待三日後看他如何貴保道還須傳令各營將士緊守營盤不可亂動恐防賊人乘懈掩擊唐坤卽令中軍傳諭各營勤加守禦隄防敵人却營斯時陳隆果然設下計謀仰雷知縣办尼姑四十名妓妇四十名限日解到陣中應用不一日知縣办

齊帶到軍前陳隆又命軍士掘取古塚棺木坎坭又取柳枝銅鈴各四十諸事停妥卽点八千軍士南城五里向北佈陣已有四門俱用坎土棺木築成每門發二千軍士把守俱戴白盔穿白甲又每門用妓妇千名赤身手執柳枝見人厮打又用尼姑十名手執銅鈴見人頻搖那鈴名再魂鈴大將一入其中便手軟魂离因死陣内又用灵符四道安貼四門橋置已畢准條來日擒敵遂領了軍士到唐埔營前揚言唐坤聞報卽命朱能出馬李江一見朱能更不打話持鎗直取朱能兩人拍馬交戰陳隆对唐坤說道公爲



元帥當識兵机今日不與你聞力只與你聞智見程  
下陣圖你敢破否唐坤道本帥熟讀兵書深明韜畧  
曾經幾番大戰何況你是無名小將摆下無名小陣  
本帥破之如利刀摧枯迎手立碎那有不敗之理陳  
隆笑道強出大言亦終何用即將令旗一展佈成陣  
勢唐坤與費保陣前觀看見陣上掛着一牌寫落  
魂陣三个大字陣內排得奇樣不解其意細看再看  
見內中並無埋伏卽命四員副將帶了二十員裨將  
領了一万雄兵分四門殺入四將領命帶兵殺入陣  
中誰知一到陣門被四十个赤身妓婦將手中柳枝

向人亂打各人正欲奪槍相刺忽一陣打魂鈴响各  
兵將手癱脚軟昏倒在地可憐一万雄兵廿四名將  
官都被陳隆之軍殺絕唐坤在陣前見諸將入陣不  
見動靜心中疑惑須臾陳隆軍士把各屍拋去唐坤  
大驚即摧動人馬直取陳隆忽炮响一声城中胡豹  
引兵殺出各兵將抵敵不住紛紛敗陣逃走唐坤與  
貴保彈壓不住二人見勢頭不好跨馬急走胡豹與  
陳隆驅兵直追那边朱能與李江正在酣战各不相  
下忽見陣脚搖動帥字旗已到大軍潰散心中大驚  
無意恣战遂拋了李江拍馬救護不意被李江打着

馬尾那馬負痛顛踏把朱能掀翻在地李江欲下馬  
取朱能首級却被朱能翻身逃脫走入亂軍中而去  
李江把各軍士殺得如剖瓜切菜各軍士田散逃生  
唐坤與貴保离了戰陣中神魏稍定四顧數方大兵  
早已失散只有梁王陳升領着數員裨將千餘軍士  
相護忽聞胡豹大兵緊急追來將近已到唐坤遂領  
着眾將亡命直奔正在危急之時忽一陣狂風飛砂  
走石將胡豹大軍打得頭崩額破胡豹在馬上被石  
打傷額額陳隆李江亦各有傷胡軍大亂將人馬帶  
圍城中風起時唐坤朱能等親見秀霞玉貌錦衣在

半空中把袍袖亂拂但見袖拂處風起石飛打退胡  
豹人馬須臾風止秀霞不見追兵亦無唐坤朱能等  
知是秀霞貞烈爲神顯灵相救衆人一齊望空拜謝  
少頃見各逃亡將主一一齊集貴保亦到唐坤招集  
殘兵点过連在陣中被殺共死士卒二万有餘偏裨  
副將死者五十餘員傷者不計其數就在此處札下  
營寨商量破敵唐坤道敵人摆下這個落魂陣十分  
利害是歷來兵書所不載的我們不曉破法料難取  
勝了貴保道此陣摆得离奇鬼怪恨我姐也不在此  
間阿姐好讀奇書好設奇計若今日得他在此必有

一破陣之法朱能道將之用兵如醫之用藥准執古  
道之方岳武穆一生用兵全不依古陣法嘗言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可知人心之灵若肯思之思之必有  
鬼神通之妙用在我愚見只以理推測一个陣圖自  
有一个破法犹之一病必有一藥朱能道這個落魄  
陣用甚広道理推測可以破得呢貴保道這個不確  
愚已有破之的法不知貴保說出甚広法子來且听  
下听分解

第廿五回 請救兵蹇全自荐 破惡陣賈保立功

詩曰 錐未未伸囊 犀鋒久自藏

一朝爭脫穎

英利却難當

話說朱能問貴保有甚法可以破得他這落魂陣貴保答道落魂陣用尼妓柳鈴妓極白盔白甲乃一片純陰之氣昔論破法須用一片純陽之氣以勝之他用孤明的尼姑我用獨陽的和尚他用少陰的妓女我用少陽的童男他用陰柔的小鈴柳枝我用陽剛的鉄鞭銅鏡桑枝饒鉞他用屬金的白色盔甲我用屬火的紅色盔甲用紅勝白用火剋金用男敵女用陽勝陰他用一片純明之氣我用一片純陰之氣豈有不能破他的朱能大喜道此言確有至理即

黃賢弟上日所論天下万事万物不离阴阳二字又  
卽用兵勝敗全賴人謀一齊術數俱無所用之謂也  
貫保道事不宜遲元帥可速也依法行事唐坤卽命  
裨將下鄉選童男三十六名男僧三十六名銅鏡鉄  
鞭各三十六選亦數日命副將四員帶二千軍士紅  
盔紅甲分四門殺入每門男僧九名左手執銅鏡右  
手執鑊鉞童男九名左手執桑枝右手執鉄鞭隨副  
將殺入落魂陣内朱能帶三千軍士務要生擒李江  
唐坤自帶一万雄兵梁玉陳升等十名裨將預防胡  
豹冲营單留二千軍士鎮守大营点撥已定响炮出

營那邊陳隆李江亦点齊部下軍兵出城迎敵來到陣前朱能一見李江道今日務要擒你報昨日之辱李江大怒拍馬相迎二人逞勇交鋒陳隆見朱能在陣前卽出馬喝道敵人有勇者請來合陣貴保把紅旗一招這四員副將帶了紅裝軍士僧童殺入落魂陣中陳隆見將士入陣把白旗一展那八千白衣軍士與那紅衣軍士對敵被那紅衣軍士殺得大敗那四十名姝奴被三十六个童男將鉄鞭在得東奔西走把卅六个阳鏡齊照陣内阳光忽現四門阴慘之氣尽消那四十个尼姑正搖緊捫魂鈴被世六个僧人



响助鏖鏖赫得各尼姑拋鈴乱走四名副將砍倒陣  
門殺出陣外陳隆見陣已破心中大驚正欲逃走被  
四名副將圍住乱刀斬死割了首級胡豹聞知卽驅  
兵相救被唐坤催動大軍殺他一个大敗胡豹走入  
城中緊閉城門貴保見胡豹敗走朱能哉李江不下  
隨把大旗一麾衆將合兵相助朱能把李江圍住李  
江看見自己部下人馬俱無四面俱被唐坤兵將圍  
住心中大驚却被朱能双鎗打着金盔倒撞馬下朱  
能下馬割了首級與諸將掌得勝鼓回營唐元帥把  
各將功劳記簿賞了衆僧童另打發回去遂議進兵

圍城七內胡豹查点敗軍陳隆李江全軍覆沒城中  
人馬傷了三万有餘只剩軍士五千裨將十員另王  
吳二將部下共計兵不滿方心中大憂又慮唐坤攻  
賊屢望唐王虓救兵不到聚集大小將官商議各人  
束手無策雷知縣獻計道此去大雁山十日可到若  
有人去催取救兵往返不过廿日荆州城池堅固任  
他善于攻擊一月决不能被王爺可命三公子帶書  
催請唐王虓他必馳兵來救但須得一勇敢之士保  
著公子冲出重圍便得胡豹道賢令所言亦善但查  
城中兵將俱非朱龍敵手倘冲圍不出反爲不美雷

象星道事勢危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王爺可傳令  
大小三軍有能保得三公子往大雁山取救者加以  
重爵愿往者上帳報名胡豹果依其言此今一下果有  
一位英雄上帳報名原来就係施賽全前在大雁山  
做頭目時屢勸唐王老投順朝廷唐王老遲疑不決  
後因告假下山尋妹子進京尋黃貴保從京回山之  
後在世榮家中安歇未曾回山料知胡豹必然造反  
一来想保護世榮家小二来想做個官兵內應他有  
此一片忠義之心故不肯回山竟投淮安鎮莫如老  
部下莫如老愛他英勇命他做個千總今見官兵圍

賊正欲到官軍營中，這个消息恰好聞胡豹傳下。此令正中心懷遂急上帳，報名胡豹見他器宇不凡，心中喜悅，又得雷象星保荐，道施搃爺肯去，必能保得。三公子去取救王爺，可以放心。胡豹即陞他做行軍遊擊，就命他明日保護雲福出城。是晚施賽全寫書一封，綁在箭頭，射去官營。巡營軍士拾得呈上。唐元帥唐坤折看，心中大喜，即傳朱能上帳，報知。命朱能帶三千人馬，離城十里埋伏，待胡雲福到此，將他牽下。同施賽全回營。是時施賽全同着雲福領了三千人馬，望前而去。胡豹在城上看見十分欢喜，同衆將

下城吩咐守城軍士嚴加防護回到王府心中稍安  
誰知施賽全同雲福出了唐坤營盤約有數里遠望  
一枝人馬屯札路旁心中暗喜剛七來到忽一声炮  
响人馬擺開攪路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陣前把雲福擒縛 說大義五龙投降

話說施賽全帶胡雲福來到此地忽見一枝人馬擺  
開攪路賽全認得是朱能挺槍拍馬上前会哉朱能  
一見賽全两家合意假战數合賽全詐敗而走朱能  
不追回馬來捉雲福雲福大驚正欲逃走被朱能趕  
到揪住後心擒过馬來交與軍士綁住那三千軍卒

正欲脫逃朱能把雙鏑擺開喝道降者免死家軍齊  
聲愿降朱能命手下軍士押了雲福先驅自己帶住  
降兵恰好賽全回馬相遇一路上兩人各叙情節少  
頃到了大營朱能同賽全入見唐坤唐坤道多得將  
軍用計擒賊回朝奏聞天子定賜高官賽全致謝吟  
附將雲福押在後營待捉了胡豹一齊解京遂與諸  
將計議攻城賽全道城中守禦甚灰急切難破况糧  
草足用彼深溝高壘以老我師怎奈得他何依未將  
思見不若假扮大雁山救兵騙開城門長驅直入擒  
拏胡賊易如反掌唐坤拍掌称善貴保道此計虽妙

方一胡豹不見兒子同回心中起疑要親見玉龙然後開城豈不露出破綻在我愚見不若命人往大雁山說降唐玉龙况他玉龙乃係元帥之姪可修書前去說他來降教他假作救兵賺開城門一則免胡豹起疑二則得玉龙相助豈不一牽兩得未能道此計固高但未知玉龙爲人若何賽全道吾事玉龙許久素知他爲人十分義俠我往時曾劝他归順朝廷他遲疑不決寔未得一个善言之人相劝今元帥修書責他叔姪之情必來降矣但他與胡豹虽屬戚誼到如今若有善言之人料必劝他归順貴保道他于胡

豹風屬戚誼看來志氣未必相投不然我兵到此已非一日他若肯從逆何以至今按兵不牽其爲人可知况我父親當口在尖峯嶺與他有半面之識我與施將軍同往大事可成唐坤大喜卽修書交與賈保命與賽全同往于是二人扮作客商十名軍士扮作家人一路望大雁山進發唐坤見二人旣去卽命申軍副將帶一校人馬在半路屯札打听唐玉龙消息却說玉龙自從在尖峯嶺得聞黃世榮一段議論和勿改邪归正後來屢听上口施賽全劝降便有意归順朝廷日日望朝廷招安一日忽接得胡豹書信見



他富貴已極尙且貪心不足妄圖天位心中十分着惱是以連接他數次催兵之書都置之按頭不理一日正在後山打坐忽見施賽全回山拜見稟稱與黃世榮之子黃貴保同來拜候現在門外玉虯聞言忙出山門迎接進入寨中分賓主坐下各叙寒暄玉虯對賽全道將軍爲何許久不見回山施賽全道現奉令親胡豹之命有書拜候大王袖中取出書函呈上玉虯接過一看縐了双眉隨納入袖中便問賽全道將軍棄我不回一向在舍親帳下麼賽全道小將家令親提拔現充遊府之職但小將來時朝兵攻城

甚急急大王火速發兵相救玉老心中不悅便不與  
賽全答話轉問貴保道足下尊翁納福又問因何與  
施將軍回來貴保道外出回家中途與施將軍相遇  
詢知他來謁大王不才憶起當日家君田情並蒙施  
兄救護家眷又屬親戚故便道回來拜謝玉老道憶  
昔日在尖峯嶺得聞令君高論不啻清夜聞鐘喚醒  
十年塵夢遂命頭目治酒款待二人稱謝施賽全以  
言激之道令親被困省城命小將持書求救大王且  
慢理觴政還宜速脩征鞍玉老不答貴保復激之道  
既如此不本不敢叨擾恐逗撓軍机遂起身告退玉

老龍座挽之道足下初到荒山不知本山另令慎勿  
多言卽解佩劍付頭目道敢有言救兵者斬之賽全  
故作驚愕之狀嘿坐不語貴保道不才有句不識進  
退之言請大王勿怪玉龍道足下乃仁人君子吐詞  
足以爲經某正敬服又何敢怪有何指教當洗耳恭  
听貴保道不才前時家君相勸的言語大王可復記  
憶否玉龍道金石之論銘記不忘且順之事甚協吾  
怀但恨無机会耳貴保道據不才看来現有絕好机  
会但恐大王遲疑不決玉龍道有何机会請道其詳  
貴保道現在天兵圍困荊州唐元帥久攻不下元帥

說大王係他姪兒故特修書浼他幫助如果有意  
順先與元帥知會假作救兵賺開城門先擒胡賊以  
爲進見之功唐元帥必然喜悅回朝奏聞天子大王  
必得高官此是絕好机会了但恐大王不肯不知唐  
玉老如何回荅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七回 賺城門胡豹被捉 敲金鏡將士凱還

詩曰 荻醜慶归来 幘巾壯士回

彤廷欢飲至 解甲賜香醕

話說費保劝唐玉老投降玉老見施寶全在坐顯以  
目止之從容說道施將軍在坐足下勿乱道費保道

施將軍亦是忠義之士言之無妨但恐大王主意未定耳玉龍沉思半晌道足下所言甚是但外祖母現在某安能出此忍心賽全道大王不聞令外祖母之事由玉龍道不聞賽全道不足怪大王一聞只怕不容合舅父了遂把胡豹拒諫殺母之事粗述一布玉龍聞言不覺怒髮冲冠跳出座外大罵悖逆胡賊某拏住你務必碎尸方段卽回座對貴保說道足下高論某卽盜行但恨無人往見唐元帥此事亦費躊躇貴保察其心意真誠便以寔情告道大王知我兩人來意否玉龍道足下來意某寔未知貴保道不

才忝在唐元帥帳下作叅謀我一人寔奉元帥之命  
未請大王归順不才亦頗知大王素怀忠順但恐大  
王念着甥舅之親故未敢據下說辭耳說罢卽怀中  
取出唐元帥手書奉上玉龍看罢大喜玉龍復問審  
全外祖母被殺之事審全道此事的真皇姑現被胡  
賊拘禁大王他日入城一問便知但胡殺甚秘此事  
他的門公與未將相好稍匕對我說出的玉龍嘆道  
這等人不早誅戮有坏世教說話未完頭目擗上酒  
筵玉龍挽二人入席互相劝酬尽欢而罢二人在山  
茶中安歇一宵次日貴保催速玉龍起兵玉龍卽留

下兩員頭目一千喽囉看守山寨其餘办作官軍直望荊州府城進發一路登程將到荊州忽見前途有一枝人馬屯札賽全忙上前看視原來是中軍副將卽引他與玉龙相會玉龙卽托貴保知會元帥叫他准備大軍候賺開城門一齊殺入自同賽全帶了喽兵扯起大雁山旗另貴保卽同中軍副將見了唐坤把情節細說一番唐坤大喜卽傳令撤去攻城軍士得令各將士入城不許騷擾百姓但捉住逆黨重賞有賞且說胡豹在城中滿望施玉龙救兵到來望至廿日尙未見到心中焦躁正與各官談及忽守城將

士回報唐坤人馬攻城胡豹驚疑同着各官上城視  
看也見前途塵頭大起一枝人馬漸也來到扯着大  
雁山旗号爲首一將躍馬飛奔將近到城認得是賽  
全心中大喜俄頃賽全已到大叫道王爺快開城門  
迎接唐大王救兵到了胡豹傳令開城同各官下城  
迎接胡豹匹馬當先見了賽全便問雲福因何未到  
賽全答以在後俄而衆軍紛也入城胡豹在城門見  
唐玉龙銀甲金鈿威風凜凜也勝之喜叫道賢外甥  
有勞了玉龙在馬上拱手答道不敢玉龙一入城來  
到胡豹身边大喝道逆賊休走即將胡豹擒過馬來



命軍士綁了卽揮動金鉞把城中各將亂殺散守  
賊兵將吳威投刀不及被賽全双鞭打死王勇奮力  
與賽全相鬪被玉龙斜鉞刺死城用大亂各官紛  
奔逃後面唐坤朱能追兵殺入所有奸黨一概擒  
朱能直入縣衙把雷象星擒下打開監牢救出何象  
峯卽同何象峯去見唐坤唐坤優禮相待這邊朱能  
招集殘兵出示安民那边唐玉龙殺入胡府府內家  
人俱已走尽剩下幾個丫環仆婦一見玉龙卽跪下  
討饒玉龙喝起命引見皇姑一見連忙下礼命仆婦  
開了枷鎖相請出堂唐坤率衆上堂拜見吩咐丫環

小心服事卽與衆將退出吩咐把所获各犯暫禁縣監撥兩員裨將一干軍士把守是時城內大小官員皆爲從逆收禁縣牢唐坤恐各官有被胡賊威逼勉強相從不忍一概治罪遂與知府商酌審明真偽誰爲首從誰爲脅從誰爲僞從一一分別重輕將此情節入奏省內官員怎樣条亦抑或解京定罪抑或在該處發放處決并請旨息調官署理各缺却說貫保母子被鉄威陷害稟知元帥唐坤命貫保將鉄威全家捉获暫禁縣監候旨發落朱能帶本上京奏達唐坤將人馬屯札城內候旨下再奪過了月餘旨下說

從逆諸員解京其偽從者乞死革職留任俟有新員到再行交代其首從與脅從俱拏獲解京分別議處該巡撫印篆暫合何象峯署理旨下之日尔朱能黃貴保唐坤三人卽刻護送皇姑回朝并押各犯到京其有功將士與新降將卒一齊到京受賞唐坤命唐玉尤着人焚了山寨散了衆喽囉請皇姑上輦点起大軍离了襄陽城何象峯等送至城外將士齊敲金鐙吹唱凱歌直程到京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論軍功衆將封贈 誅奸佞皇姑回朝

話說唐坤等帶得勝兵解賊回京神宗皇帝命各文

武迎接又命宮監侍女迎接皇姑入宮與娘上相見唐坤兵馬一到京城札下營寨與衆將入朝面聖戎裝獻捷神宗御承天門受俘慰勞諸將一番命衆將在承天門候旨龍駕回宮御大殿受羣臣朝賀命內官贖金帛給賞得勝兵將其新降者編入京營其偏裨各將陞賞有等差陣亡將官旌贈祿子陣亡士卒給贈金帛安家令唐坤朱能賈保王尤賽全五人上殿受封唐坤一分撥已定同着四人隨內官上殿朝參俯伏金階听候皇恩神宗皇帝道尔唐坤節制有方削平叛逆朕甚嘉焉封卿爲太子太保護國公

兼九門提督賜黃金千兩綵緞千端唐坤謝恩归班  
站立又諭朱能道尔未能武勇高强軍功第一封卿  
爲大子少傅兵部尙書兩廣總督榮封三代給假一  
年然後赴任朱能謝恩归班站立又諭黃貴保道尔  
黃貴保少年負畧妙策平胡朕甚賴焉封卿爲兵部  
侍郎陝西巡撫榮封三代給假一年然後赴任貴保  
謝恩归班站立又諭唐玉龙道尔唐王龙少聚綠林  
識時归命計擒胡逆厥功甚懋朕封卿爲河南提督  
榮封三代玉龙謝恩归班站立又諭施賽全道尔施  
賽全少年義俠討逆有功封卿爲陽州總兵榮封三

代卽行上任賽全謝恩班站立其各遊犯暫禁天  
牢明日御殿再行處決唐坤又奏湖廣官員多缺懇  
天恩簡命各員到理免使城內空虛神宗皇帝諭吏  
部楊德芳命他將候補各員擇廉能者卽分發去湖  
廣各缺德方領旨命內官齋肯將原日襄陽知府何  
象峯寔授湖廣巡撫又發各候補分發湖廣各缺黃  
貴保又奏朱秀霞貞烈顯靈狂風飛石打敗胡賊懇  
天恩封贈神宗皇帝准奏卽封贈朱秀霞爲貞烈仙  
姑欽賜該府建廟命大員往祭朱能出班代姐謝恩  
諸事已畢退朝各官回衙神宗入宮與皇姑相全皇

姑上前請罪神宗勸慰一番皇姑因問雲光雲龍兩個兒子怎樣處決曾經拏獲否神宗道造逆之初雲光已先在官衙自尽雲龍自縛在該省提督請罪該省大員曾經上奏朕命監候未曾處決若論國法一人造反九族當誅朕看皇姑面上又念二人忠烈將死者級回原官命該處官員送他妻子上京與皇姑相會雲龍赦免着他回京賜第供養皇姑便是皇姑含泪謝恩次早神宗御偏殿將各逆犯帶上一見胡豹拍案罵道朕待你可謂恩礼兼尽且身受兩朝恩典不思报效反圖叛逆母妻劝諫殺母囚妻天倫奚

秀求承

卷四

七

在死有餘辜又罵雲福道恃勢逼奸刺殺二命肆惡已極又罵從逆各員道朕賜尔等高官重祿不思報效貪生畏死反助逆賊抗拒天兵朕聞尔等今日貪生果得生畏死果免死否罵罷將各犯押出把胡豹父子凌遲李巡撫雷知縣腰斬其餘各犯官發往極边充軍處置已畢齎旨两道一命往廣東着該巡撫送原任布政雲光妻子進京一命往廣西着該提督押胡雲龍連家屬一併進京两道旨意一到該撫遵旨尋着雲光妻子該督押着雲龍連家屬前後進京神宗恩寬赦免令與皇姑相會又給賜府第令他母



子始將國帑將籍沒的家財給回安享此番從逆各  
犯俱被誅戮却說唐坤在胡豹家中搜出宋琼走漏  
書信上殿奏明連書呈上神宗一見大怒遂罵宋琼  
孤有何亏負于你因何走書通息留來何用革職發  
配極邊充軍又說襄陽鉄威陷害貴保子母下命  
何象峯將他斬首以正國法欲知朱能得接綉球成  
親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賜榮归恩仇两尽 封誥贈義烈滿門  
神宗皇帝見國患尽除賜宴羣臣君臣暢飲是時神  
宗皇帝对張居正道聞卿上元佳節搭綵樓拋球招

婿不知擇得何人爲婿張居正奏道臣女不是親生原係黃世榮之女貴保之姐前在家中被鉄威逼奸尽貞投水臣在舟中拾得的臣前日所設平定倭寇計策尽是此女暗中指点至得成功又將此功劳讓與微臣不肯表奏天听臣愛他才德兼優遂收他爲育女替他擇婿綵球擲中朱能朱能見無父命極力辭昏後聞朱能之父百容與世榮原有婚姻之約但世榮有一女一子長女其許配朱能的名素娟卽臣江中拾得之盲女也其次子名貴保卽欽賜狀元加封兵部尙書之黃貴保也神宗聞奏卽召百容問他

伯容奏道臣當日只道世榮有一女已經投水尋尸未見猶望士還故臣寄書與兒子叫他在京不可別婚負約臣兒又不知太師之女卽是世榮之女故遵父命悞向相府辭婚致有此欲合反離之奇事神宗笑道這个不妨朕今與尔子爲媒令他這段良緣商而復合遂宣諭道世榮長女素娟獻策平倭寔有大功于國家又能讓功于義父可謂才德兼備忠孝兩全欽賜女中狀元榮封三代移贈張居正以報撫育之恩仍命張居正主婚敕賜配合朱能張居正朱百容黃世榮一齊跪下謝恩退朝回府各對兒女說知

過數日欽天監擇定吉期皇上命內監賜綵緞宮袍明珠玉帶等物與素娟作奩儀朱能先到張居正相府拜見岳父翁婿相見十分歡喜朝中眾文武亦各到相府拜賀次日又去拜見世榮貴保神宗命內監送花燭到朱府朱能望闕謝恩花燭排列正中穿起大紅吉服隨撰新科狀元兵部尙書兩廣總督執事先到丞相府中親迎一邊是公爺娶婦一邊是宰相嫁女一邊是越國夫人嫁夫是日京城中鼓樂喧天十分熱鬧大小官員王親國戚多到朱府恭賀大排筵席慶飲席散眾客辭去朱能先入素娟房中成親

此久殊娛曲盡人間樂事怎見得昵有賦爲証

燭影搖紅金屋告成于吉日彤雲耀彩玉姬下降  
自蒼穹劉阮到天台芳心飄泊明皇遊月府醉眼  
朦朧掀綉裙金蓮小小彈花蓋芍藥濃匕乍卸霓  
裳直擁子春之榻潛開寶庫虛張陽貨之弓翡翠  
衿中現出掛山明月鴛鴦被底飛來飲澗長虹雪  
擁高山王女双窠真白滑花隨流水尾間一派甚  
紅溶獨眼將軍改打玉門關外無牙寨主把守水  
簾洞中鴻溝乍割烏道初通鶯声頓喚春與無筓  
弱柳春來拙嫩綠嬌花鳥宿落殘紅半晌睡宮簾

不捲一時香汗濕酥

次日夫奴二人同拜祖宗父母到晚復排筵度飲匕  
罷衆人散去明早上朝謝恩不表却說神宗旨召楊  
聰回京楊聰接旨即同女兒進京在兒子衙門安歇  
楊聰見張丞相女婿朱能十分闊熱看見貴保年少  
顯達十分精俊吾有一女欲將許配明日上朝在聖  
土面前奏知待他爲主次早上朝面聖利宗優勞一  
番賜坐與他談論一番朝政却被胡賊作反幸得唐  
坤朱能貴保平服楊穩奏道吾有一女年已及笄未  
曾許配今見貴保年少英俊欲將此女配他息主土

作主神宗見奏宣世榮上殿將楊太師之言說知世  
英奏上既楊太師過愛微臣允從神宗卽命欽天監  
擇定吉日良辰成親朕作冰人御賜花烛卽賜綢緞  
宮袍明珠玉帶等物與楊聰作爲嫁飾楊聰世榮謝  
恩是日迎親朝中文武各官到兩府恭賀神宗皇命  
內監送花烛到黃府貴保望闕謝恩將花烛擡列正  
中隨撰兵部侍郎陝西巡撫執事到吏部衙門迎親  
鼓樂喧天楊府撰列執事兩道一道柱國太師中極  
殿大學士一道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官衙親迎妹子  
到黃府成親真是鬧熱是夜夫奴和諧極令人間之

樂到了次日貴保上朝謝恩過數日朱能貴保卽會同玉龍賽全及梁玉陳升等一班徒弟上疏告假回鄉御筆賜朱能狀元配合扁額衆人同日一齊告假朱能夫妻又辭了宰相及兵部帶齊家小貴保辭別宰相官帶齊家小與各人出京朱能貴保到羊肉街把千金酌謝建良然後與各人一齊起程陸路宿村行舟泊水到處各官員迎接朱能俱令家人傳見到了東昌府住劄朱能貴保傳帖到拜李建中預約同學各生徒在村口迎接朱能入到建中家下叩謝隨把千金酌謝大家敘談一回然後拜別同衆登程去



到歷城拜訪劉承恩照式一樣酬謝在承恩家盤旋  
半日然後同家一齊向湖廣進發不數日到了襄陽  
府城各官出城迎接一齊入城時巡撫何象昇已經  
替朱能葺造府第各人回府將家眷安頓然後接見  
各官拜候親戚朋友戚友齊來拜賀酒筵相待忙了  
十餘日然後拜謝各官登山省墓賽全玉龍辭別赴  
任朱能父子計當日曾經受過恩惠者無不報答又  
尋着張玉坡墓培植樹表哭祭一番又捐貲建祠奉  
祀香火請旨封贈七品官銜是時欽賜貞烈仙姑廟  
宇建造已成各官俱來致祭朱能一一拜謝朱黃兩

系王系

卷四

三

家所有恩仇尽报富貴榮華歷代子孫往來不絕那  
状元配合的御賜扁額至今古跡尙存

詩曰

英年歡畫錦

恩恕了公私

義俠隻千古

高談百世師

綉球綠卷之四終

